





白沙先生像





白沙陳先生像贊 并序

此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像也嘉靖辛酉洛南陳公叅知蜀藩出以相示屬為之贊顧遷何能為役哉昔司馬子長謂晏子而在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遷不佞竊亦願致欣慕之私云爾於維

先生炳靈南粵浮丘之峯桂海之碣靜中端倪作聖真訣獨契本心超然融徹靈鳥神龍不可繫縶終老江門完璧無缺方漢徐孺擬宋康節丹青晬圖冰壺秋月庶士傾風萬流仰哲矧伊鄉彥不虔對越宜其動靜與俱行邁携挈也

西蜀右布政使後學豫章李遷謹撰  
星應雪飛呈見之竒陽春端倪歛聚之資  
銜勒不遺動靜之規鳶魚自如物我之宜  
南斗金書當時已莫測其神變長空大海  
流風猶足繫乎網維嗚呼黃雲紫水嘗聞  
其槩或若儀刑之可即矣執鞭攀駕幸非



白沙子全集 卷之三  
異代又何憾此生之後時哉

吉水後學羅洪先謹撰

於戲噫噫大道堂堂其易也鏡中鼻現其  
難也海底針藏冒雨衝風殆億萬回而始  
睇日月跋山涉水可千百轉而卒踏康莊  
了成性之存存致妙用之無方所以能回  
洙泗千百載垂絕之正脉投宇宙無紀極  
續命之真湯雖天啓之不易良人謀之允  
臧遺容如在道喪人亡所賴者遺書數冊  
一一皆登性天之梯濟道海之航也

門人南海張詡撰

萬卉色異根核狀一古灌園公力灌其根  
萬卉斯茁千聖萬聖所傳者心大涵天地  
精貫古今博約交致必力其根碧玉有樓  
陽春有臺學非不博維根是栽天德王道  
要歸慎獨慎獨者何灌此一掬一掬非內  
萬物非外握我靶柄出之斯沛嗟彼號敏  
達認葉數枝維卉之繪譬彼剪綵終乏天



然於維

先生默契道淵仰止玉臺孟晉遺詮

古岡後學黃淳謹撰

白沙子全集卷之一

奏疏二首

乞終養疏

臣原籍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由本縣儒學生員應正統十二年鄉試中式正統十三年會試禮部中副榜告入國子監讀書景泰二年會試下第成化二年本監撥送吏部文選清吏司歷事成化五年復會試下第告回原籍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





白沙子全集 卷一  
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逼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到京

朝見赴部乃以久勞道路舊疾復作延至月餘於五月二十五日蒙吏部題奉

聖旨恁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說欽此欽遵臣時方在床褥聞

命媿悚未能就試即令姪男陳景星赴通政使司告轉行本部暫令調治再歷晦朔心不自安七月十六日扶病赴部聽試而筋力朽弱立步艱難自揣虛薄未堪筆硯因續具狀再延旬日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



白雲子全集 卷一  
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  
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易書報  
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疾寒熱迭作痰氣交  
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魂神飛  
喪仰思

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  
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  
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  
國家教育生成之恩

陛下甄陶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  
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  
得已者孰敢驚虛名飾虛讓趨趨進卻於  
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  
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

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琛年二十  
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  
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  
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



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為有司所白已蒙

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

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

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雖欲効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所以日夜憂懃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

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

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

聖明察臣初年愿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



白  
自已之念乞

勅吏部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侍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臣感

恩益深圖

報益切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臣干冒天威無任皇恐戰栗之至

謝

恩疏

臣於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具本陳情乞還養母兼理舊疾九月初一日欽奉

聖旨陳獻章既該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欽此及吏部查例覆奏於本月初四日欽奉

聖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



白沙子全集 卷一  
五  
來供職欽此伏念臣本菲才誤蒙薦舉又以  
老母在念沉疴在躬未得以仰承試用

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使少寬旦夕之假已  
云幸矣而又

慰之以溫言

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  
天地之量

日月之明

雨露之澤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  
亦知啣負

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効用之初心  
也但身在牀褥實難動履輒欲具本稱

謝以不親拜舞益不自安即令姪男陳景星  
具狀鴻臚寺告欲俟筋力稍紓尚當勉強赴  
闕庶幾少伸報

謝之萬一而又爲風寒所中肢節沉痛卧不  
能興臣竊復自念舊疾方殷新病復繼恐非



旬月可愈不惟有稽入

謝之期抑且不能亟副歸養之

詔心未酬而罪愈甚矣臣瞻望

朝廷離違在邇雖圖報有日而遲速未占俯

仰媿忤無任感激戀慕之至

序

認真子詩集序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  
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  
微或為雲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  
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  
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  
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  
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  
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  
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辨得失  
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  
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



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虜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夫道以天為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類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為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詣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閑書也詩有別趣非閑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



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為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為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為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况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為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奉饒方伯張公詩序

昔魏野送寇忠愍之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當是時寇公自永興召入其志方銳於事為野遽止之故寇公不悅後來通州始書此詩於壁間朝夕諷詠之論者以是善野之言而以寇公之始終為可議夫君子出處去就之義固未可盡責之寇公輩而山人處士例以不出為高故其所責望於人亦止以輕富貴為第一等事則野之於寇公其相與之言如此



白江子全集卷一  
亦宜方伯張公不以僕愚徃徃欲置之門下近者疊締責以贈言僕何敢為佞誠慕古人出處之大不敢徇一己之私主一偏之見以必人之從我而忘天下故區區之辭惟以已與公進退竝言之而不敢效尤於野之必其義可否公請自擇胡文定公平生出處未嘗謀於朋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惟公裁焉其辭曰去夢勞精爽投書阻歲年壯遊眇車蓋虛卧老江烟公德清南服帝心簡時賢神仙休囑付卿相待回旋

東曉序

成化庚寅十二月作

居之有名惡乎始君子之居也興於斯息於斯目之所視心之所隨苟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其主於畏乎何氏子隱南海之濱更名潛榜其居曰東曉蓋亦以其識見之超卓能及於微遠如陽氣始舒昭晰無間故以其象諭之云耳時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則有畏潛惡乎畏而取於是故直以為喻已然予謂潛之畏不終無也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



白沈子全集卷一  
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  
浮之岡引眇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  
日仰見群星不知其為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  
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  
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  
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  
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  
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  
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  
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  
間耳潛隱者也理亂黜陟刀鋸非所畏尚亦有  
畏於斯乎因其乞言序以勗之

李文溪文集序

成化庚寅九月作

予嘗語李德孚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  
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  
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  
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藁初涉其流渺  
茫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為生語險恠百



出讀者徃徃驚絕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  
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  
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  
物喜不以已悲蓋亦庶幾乎吾所謂浩然而自  
得者矣然後置書以嘆曰嗟乎此文溪所以為  
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卷務盡乃至目倦神疲  
欠伸欲起輒回顧屑屑焉不忍舍也夫因言以  
求其心攷跡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愚不  
敢自謂有得於文溪之蘊顧平昔所以告德孚

者乃區區願學而未能忽焉親諸簡冊之中粗  
若冥會雖不盡解其說要其歸與此異者蓋寡  
矣則以之而嗟嘆慕悅尚奚疑哉傳曰生乎百  
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之謂也德  
孚念先緒之落落遺稿僅存復多訛闕乃深自  
愆慙悉訪諸族之人得舊所刊本與所謄本叅  
校闕其所疑刻之家塾命胤子昭董其事而俾  
予為序之於乎自予為兒時而獨恨未識其心  
胸氣象為何如比歲京師獲交德孚亦嘗一閱



其世譜今幸寘目於先生之文而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一切果不可得知而奮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德乎好學老當益壯昭也尚亦有激於予之斯言也乎

澹齋先生挽詩序

昔人求哀辭於林希希謝之書有曰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夫感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發而為辭辭之所不能已者凡以哀為之也苟無其哀矣則又惡以辭為哉此之謂不苟於人也余頃居京師二年間從貴公卿游入其室見新故卷冊滿案其端皆書謁者之辭就而閱之凡以其親故求挽詩者十恒八九而莫不與也一或拒之則艷然矣懼其艷然而且為怨也而強與之豈情也哉噫習俗之移人一至於此亦可嘆也天下之偽其自茲可憂矣澹齋先生姓



某氏名某林坡黎先生門人也吾鄉稱先達以  
文行教後進百餘年間黎林坡一人而已林坡  
與余連里第余之生也後不及侍其門弱冠與  
澹齋之子益游始拜澹齋誨余以林坡事縷縷  
此豈一日忘其師者耶當是時林坡之門存者  
不少獨澹齋以其學教授於羅山之下子弟有  
所矜式焉夫不背其師於既死而傳其學於來  
世信也愛其子及其友仁也益之子執饋於  
我雲也今為梁氏甥戚也藉是三者死也能無  
哀乎哀而後為之詩詩之發率情為之是亦不  
可苟也已不可僞也已

綠園伍氏族譜序

伍氏系出汴梁先世有仕宋為嶺南第十三將  
卒于官遺其二子新會遂有綠園之伍曰朝佐  
曰朝愷今為綠園始遷之祖而氓又始遷之祖  
所自出所謂第十三將者是也氓以上世次莫  
詳今斷自可知以氓為第一世自氓而下或隱  
或仕垂三四百年邑之稱望族曰衣冠之羨無



替厥先術業之隆有光厥後者得伍氏焉吾友  
光宇自其先大父某始徙居外海之南山山之  
坡陀有石延袤丈餘下可容一榻光宇築為室  
石旁樹松竹徃徃造其間危坐收歛為持敬之  
學又於白沙築小室三間命曰尋樂以為問業  
之所至則商論彌月而後返用心良苦時人無  
有能窺其際者惟寶安林光與余知之余交最  
久光總一再見退謂其弟琰曰伍光宇君子人  
也素有肺疾然喜聞議論之益當其呻吟疾苦  
之時遇有得輒若亡去辛卯首夏疾大作中益  
以他恙遂不可支是秋九月余徃視之坐甫定  
便語云還我族譜序吾無憾焉耳退見其季父  
絢洎伯兄裕咸申之曰絢等殆未有請也惟先  
生之於雲也實望之寧獨愛一言且使聞之病  
亦尋起嗚呼若光宇者困而益堅老而愈壯危  
至而知惕樂矣而不淫可謂篤信有守者矣其  
於伍氏所謂無替而有光者其在斯人歟其在  
斯人歟



夕惕齋詩集後序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竒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為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為江山草木雲煙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為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護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少叅



任君蒞吾省間過白沙携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畧陳之若夫先公吟詠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羊張詡廷實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勲尋以疾請歸五羊五羊大省地廷實所居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

然也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為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槩乎道也茲當 聖天子登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



白沙子全集卷一  
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  
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歲  
之冬李世卿別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  
卒章云上上崑崙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  
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  
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望其  
深於道以為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為我  
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  
用他人莫能與也

關西丁氏族譜序

邑長丁彥誠嘗欲脩正其世譜而患文獻之無  
足徵以問於予告之曰務遠之詳孰信好大之  
同自誣譜吾所知世其賴之乃取其家舊所藏  
宗系圖上下亘數百年著而為世者二十有一  
朱墨漫滅之餘存者或僅識其行第而已別出  
近譜一巨編世倍於圖而辭蕪陋亦甚焉丁氏  
之居西關者每歲以社日有事於先祖長老主  
祭者稱述先世以詔其族之人其所稱顯而遠



者丹陽司馬司馬以降曰一司徒六節度

僕射十光祿云司徒於今無所考圖之世昉于

此別譜乃增自其上九世世有顯者焉其他若

衆支之所屬世以增損先後牴牾於圖者十九

二者之間孰得孰失作譜者要自知之耳丁氏

始遷寧都之園村子孫散居市落與他方者日

遠日踈莫能統一各以其派為譜西關之譜以

為司馬首世而以始遷西關之祖大郎首派遠

近詳畧大小同異本於圖君一無所改於其舊

屬其序之君以成化戊戌進士宰縣一年能使

強者畏弱者懷盡毀邑中之淫祀而以禮教禁

民之邪于茲六年矣然猶未能者得於人則亦

以其方柄而圜鑿者有以致之焉今是譜也亦

主於實而已予故為辨而序之予曩讀蘇子瞻

剛說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也如千仞

之壁可望而不可即者孫先生介夫也於君為

鄉先進君告予以三七年不決之疑曰西關之

六世無子後以孫氏是為七二居士實介夫之



白雲子全集 卷一 五十三  
子事載居士墓銘今已亡矣蓋其自幼時聞於  
長者者如此果爾介夫君之所自出豈徒曰鄉  
之人哉并識于此

### 湯氏族譜序

家之譜國之史也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  
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親不以  
文覆愆良譜也莫不有家也小大異焉莫不有  
世也升降異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  
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譜也世假譜以存者也譜  
存之家是名世家修譜者不知世之重也援焉  
以爲重無實而借之詞吾不欲觀也湯氏邑之  
著姓也自言先汴人隨宋南渡居嶺南南雄世  
遠失傳今以始自南雄遷古岡曰統者爲一世  
祖統以上無考譜亡于元季之亂續之者唐府  
伴讀八世孫有容也退菴鄧先生序之正統己  
巳之秋黃賊起南海一郡騷然賊南攻湯氏之  
婦馬氏奮謂其夫溥英曰賊且至矣他物易得  
耳譜亡文獻無徵於是馬氏手挈是編走邑城



西北貴竒坑出入水火顛沛極矣譜卒賴以全  
湯氏之先以儒起家世有顯人序稱伴讀君之  
賢有自今馬氏又賢也在宋欽州守馬持國賢  
而有名馬氏幾世祖也其賢蓋亦有自云胤子  
紹端念母氏之賢勞將托以告後之子孫俾咸  
念之徵予序予惟世家之譜可觀不掇不附如  
湯氏亦良譜也內則賢婦女外則賢丈夫相與  
修緝維持既亡而復存湯之子孫念之亦免蹈  
之國史記事畧與家譜同史主勸懲譜勸而不  
懲不脩其世而以譜重君子不重也卒亦不勸  
而已矣存世者譜也存而重之譜乎世之重以  
德譜之重以言德與言孰重重世乎重譜乎在  
湯氏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  
自其鄉裹糧南望大庾嶺沿途歌吟入南海訪  
予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  
之子承恩于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  
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衮衮不竭來  
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為勢利所拘者予時未  
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忘於心  
亦時於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



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自首夏至白沙至今凡七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于大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真非有意於世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留不可為古詩十三首別之諸友相繼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采藥於羅



白雲子全集 卷一 十一  
浮四百三十二峯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  
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望雲圖詩序

弘治辛亥十二月作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窮之  
乎山川委之乎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  
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而目不  
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言乎情則哀而  
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  
過其狄梁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

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  
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  
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  
公者無異辭公山西人也奉 命來南海幾年  
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得左右朝夕侍以為憂與  
人言輒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逝公方委  
齒已能慟絕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  
乎外於是諸公命工繪望雲思親圖以表之復



相與賦詩道其事於古岡病夫陳某俾序之頃  
者公乘廣海之舟道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  
大夫忘乎公之爲貴也時情俗態好佞諛而樂  
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風而民稱其不擾夫  
以今日之所聞徵諸古若梁公之事然後識其  
中之所存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衆口  
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警動乎  
流俗皆僞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孝百行之  
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  
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嘗取李  
令伯陳情表讀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以嘆者  
乎烏虜令伯之表太行之雲也斯圖也若之何  
使王公見之慰其憂增其憂殆非所以處王公  
也雖然君與親一也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世寧  
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圖而賦之以表公之  
孝以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能媿人之不能振  
頽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豈無意乎覽  
者當自得



贈李劉二生使還江右詩序

匡廬白鹿之故址自宋考亭朱晦翁一嘗作新  
之後遂無聞焉我朝文教誕敷鄉先輩翟公  
守南康日始圖創復舊觀潮陽李先生繼之白  
鹿書院之名復聞於天下成化十七年江西按  
察使耻菴陳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公  
僉事冷菴陳公大叅祁公慨然以作新斯文為  
已任謂予於考亭之學亦私淑諸人者宜領教  
事乃具書幣告于巡鎮遣二生李士達劉希孟

如白沙以請同時司藩臬諸賢咸與聞之外則  
東白張先生廣東大方伯彭公按察使閔公吉  
水袁德純各以書遺予雲輝日映交迸衡宇二  
生以諸公之命命予予覽幣而驚置書而走走  
且告曰二生莫誤諸公欲興白鹿之教復考亭  
之舊必求能為考亭之學者夫然後可以稱諸  
公之任使乃下謀於予是何異借聽於聾求視  
於盲也予聞之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強其  
所不能諸公即居予於廬山予所能也居廬山



以奉諸公之教非予所能也二生其審諸於是  
邑中聞有諸侯之使自邑令佐以下至士庶耆  
老源源而來靡不觀感李生丰姿秀發言論是  
非不苟雷同劉生貌恭而言慎確有據守俱稱  
爲東白門人也予甚愛之留且彌月矣二生以  
諸公之命久不復辭去予既返諸公幣復爲詩  
別之所致區區於二生而申景仰於廬山也  
是日憲副陶公過白沙邑長丁侯鄉諸士友各  
賦詩以贈帙成俾予序之

味月亭序

成化丙午春正月五羊何子有載酒過白沙對  
月共飲延緣數夕告予曩夢遊仙甚適扁所居  
第爲味月亭識夢境也願乞一言以歸予口占  
一絕句云騎羊仙客去仙城風韻千年落杳冥  
羅浮道士來何處笑倒君家味月亭戲謂子有  
曰君不知羅浮道士耶嘗俛仰子之亭矣因撫  
掌笑前此五年予被徵過郡通名子有之廬道  
士即予蓋寓意耳



贈容一之歸番禺序

容生卓錫無地從予游者十有一載未嘗對人作皺眉狀入京師見聲利烜赫輒不樂語人曰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耳徒食人祿而不知耻雖吾不能以一日居生之志可謂篤矣顧以予之踈繆不能輔其爲仁是生雖有美質而其學未底于成由吾之虛名誤之也雖然生之志豈易量哉聖賢之言具在方冊生取而讀之師其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進不已古人不難到也但恐游心太高著蹟太竒將來成就結裹處既非庸常意料所及而予素蹇鈍胡能追攀逸駕仰視九霄之上何許茫茫生方銳意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又安知足履平地者果為何如也千里之行始乎跬步生慎由之陳先生習忘久矣生歸見毅卿其亦以是語之

道學傳序

成化乙巳年閏四月作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於天下至於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



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所脩宋史列傳中道學一編，鏤板與同志者共之。宋史之行於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且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於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共弊，可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



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承公命為序故及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公勿齋先生宰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

襍詩序

余自成化辛卯秋九月以來絕不作詩值興動輒遏之至今年夏四月余病小愈扶杖出門俯仰上下欣慨于心師友代凋知己悠邈殆亦不可為懷反乎中堂童子絃歌蹶然厥中情危境逼因緣成聲積旬所為允得詩若干此外又有聞蛙聞杜鵑示跛奴詰李翁奴送西賓筆等通若干詩微覺曠日既反于故戒晦日取閱之皆誠意所發辭不虛假序而藏之用示兒子

送李山人詩序

成化辛卯春永豐人李立武挾風水之術過白



沙訪予一日以其術相地於蓬萊館指其上土  
渦謂余曰仰天湖也余不能識其然否西北歷  
崑崙之麓出入十二那環以青山蒙以白雲余  
於是俯仰樂甚李君既四顧無所得復嘆仰天  
湖之勝以爲奇絕余於李君蓋各適其適也作  
詩以貽之

送容一之如永豐詩序

縣主丁侯景仰一峯羅先生於既歿乃以學生  
容貫充吊祭使如永豐而歸其賻于先生之子  
清極貫云當自永豐東走金陵謁木齋莊先生  
於江浦然後歸一念懷賢無間存歿可壯也歌  
以送之詞曰還從江北話江西謁墓人來見木  
齋長江亦是東湖水何處吟風弄月臺今朝何  
事又離群南北東西一片雲如此行藏都未定  
老夫扶病欲隨君

東圃詩序

南海范規從予游嘗聞規之父東圃翁朴茂於  
人無怨惡早歲出入江湖既倦而歸圃於西江



白沙子全集卷二  
之澣花山之陰因寄號曰東圃東圃方十畝沼  
其中架草屋三間傍植花卉名木蔬果翁寄傲  
于茲或荷夫人蓀或抱漢陰甕興至便投竿弄  
水擊壤而歌四時之花卉者推白者吐或飲露  
而飡英或尋芳而索笑科頭箕踞擿陰竹影之  
下徜徉獨酌目諸孫上樹取果實嬉戲笑語以  
爲適醉則曲肱而卧藉之以綠草灑之以清風  
寤寐所爲不離乎山雲水月大抵皆可樂之事  
也規別白沙去遊曹溪洞不相見數年矣一日  
復來與規語如聞陳子昂李太白賦感遇詩一  
喜一愕規亦竒矣哉比歸以東圃詩爲請且曰  
無以娛親故也予樂聞東圃翁爲人而憐規之  
志不可違也賦排律十韻以贈之東圃名真字  
則未聞也詩曰一老胥江卧瀕江一圃開林春  
煙淡泊地暝月徘徊盡日扃茆宇殘年寄酒杯  
山蹊人不到庭竹鳳飛來靜得丘園樂清無市  
井埃雲封朝几白風入夜絃哀細雨携鉏去輕  
筇看藥回江山吾晚暮梨栗爾嬰孩天上群龍



遠花前獨鶴陪誰為求仲侶心蹟總悠哉

記

韶州風采樓記

弘治丁巳冬作

宋仁宗朝除四諫官其一人忠襄余公也蔡君謨詩云必有謀猷禪帝右更教風采動朝端弘治十年春韶守錢君鏞始作風采樓與張文獻風度樓相望忠襄之十八世孫英走白沙謁文以表之夫自開闢達唐自唐達宋至于今不知其幾千萬年吾瞻於前泰山北斗曲江公一人而已耳吾瞻於後泰山北斗公與菊坡公二人而已耳噫士生於嶺表歷茲年代之久而何其寥寥也則公之風采在人爭先睹之為快如鳳凰芝草不恒有於世也可知矣如公之才得行公之志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公固有之公有益於人國也大矣雖然一諫官豈能盡公哉顏淵問為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之顏淵處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

飲一瓢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



白沙子全集卷一  
行舍則藏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於後世矣後  
之求聖人者顏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  
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豈苟哉英乎勉諸毋  
曰忠襄可為也聖人不可為也

### 古蒙州學記

立山復州治之幾年今雲南左布政使樂安謝  
公綬始領右方伯之命來廣西其民舉欣欣然  
喜而相告曰公復來公復來廬陵彭君栗適知  
州事問於諸父老諸父老蹠而言曰是再造我  
民者我何可忘吾州古蒙州也唐改立山縣

國朝洪武間革為古眉巡檢司時草寇竊發民  
亡者過半比年以來猺獞橫據其地盜日滋而  
民日孤成化丙申巡撫都御史朱公英督兩廣  
軍征荔浦破賊賊懼招之獞老李恭著首遣其  
子來納款公前以叅議佐巡撫于戎議城立山  
立山本州治在桂林平樂之間為藩腹心今之  
憂無控暴之地以居民耳州復則民定尋請於  
上許之乃營立山是役也公與按察副使范公



鏞都指揮王公輔更主相之明年丁酉州治成  
方進軍荔浦時桂山巖恃險後下一軍怒將盡  
殲之公廉其脅從者得七百餘人釋遣歸農賊  
以此傾信招所至徭獍視我立山咸來此公以  
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也今也吾民  
之亡者復復而爲州昔之戕吾民者今革面爲  
編氓我有農桑我有塾庠生我有養死我有藏  
公之再造我民也我何可忘於是彭君籍記諸  
父老之言將碑於學宮以傳而謀於提學時可  
周先生周先生三致彭君之懇於予俾爲之記  
嗟乎彭君誠不私於公而思惠其州之人士乎  
請爲言之七百死命歸農何致群兇之納歎州  
亡州復在民何關於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  
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  
古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  
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  
人心也充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  
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聖朝訪古設學立師以



白雲子全集卷一  
教天下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  
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  
可也此先王之所以爲教也舍是而訓詁已焉  
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  
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濫觴宋不能改  
而波蕩於元至今又陋之餘也夫士何學學以  
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  
而後已也而奚陋自待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  
堯舜周先生師表一方彭君爲州守謁文山澤  
之癯非俗吏是以冒言之諸生疑焉請質於周  
先生其必有興起焉者甲倡焉乙和焉俛焉攷  
攷其傳寔多其化寔博其於公也有光焉則斯  
文也其猶庶幾泮水之頌歟於是乎書

程鄉縣儒學記

弘治癸丑七月作

潮之程鄉縣儒學傾圮久矣今按察僉事雩都  
袁公慶祥處分以新之明年巡按廣東監察御  
史劉公纓分巡嶺東道僉事王公某往來為之  
勸借財用或拓地以相其成凡學宮之設有文



廟有明倫堂前後位置所具皆同亦程鄉之舊也袁公因地之形勢廣狹而更張之尊左則廟次右為堂皆南面而竝峙此則學之大觀也廟主以像世相沿襲有異教之嫌而未詳其所自意者古以尸祭之遺意歟廟前樹杏為壇夾以兩廡戟門之東祠鄉賢西祠后土泮池在櫺星門之內池之左為宰牲所堂之東西偏為兩齋為諸生號舍道義門與儒學門相望東廡之上神庫西齋之上神厨廟與堂之間會饌堂居之北列廡宇凡此皆出於袁公之規畫授圖於縣令俾成之總之為屋若干楹自辛亥迄癸丑三易寒暑而後成其形勝雖極壯麗則亦天下之通制不書可也袁公不以風教落第二義追惟古先聖王立學教人之本意而作新之袁公所以望于程鄉則不可不以告也今夫南面而堂一以奉古之人一以居今之人卑尊竝立乎其間此雖因地而寓形而教未始不存也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科稱



白沙子全集卷二  
群弟子由漢以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  
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  
古人而絕塵於當世者亦鮮矣况德行乎顏子  
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  
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  
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  
則瞠乎其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夫  
苟從事於斯雖未即優入顏域亦庶乎閔冉之  
間而由求又有不屑爲者矣予嘗聞程鄉風俗  
善多而惡少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  
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夫三  
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  
哉予老矣彼將有感吾言而興起者乎縣令辛  
君竟以袁公之命具其事之本末遣生負陳珀  
乞記於予故爲之一言葉栢鍾譽揚偉咸以義  
官董茲役栢又偕珀來謁文費莫大於納粟指  
揮陳昂義官鍾華次之其餘助者又七十餘人  
名氏多不能具載宜列之碑陰云



程鄉縣社學記

弘治庚戌秋作

國朝開設學校自胄監至于府州縣備矣惟鄉之社學不列於官待有司而後興吉之永豐劉侯彬由戊戌進士來令程鄉首以教化風俗爲事相地邑中得東西員城得水南村北距城五里得大枯村南距城八十里各就其地之便建學宮一所爲社學者四學宮之制正北爲正蒙堂東西兩齋相向者無不同也其在東者堂後考亭之祠前有春浣池詠歸橋皆揭之於亭其在西者堂南考亭之祠其後退省有軒燕休有所在南北者咸無焉此小子之學也是學也貧富貴賤才不才共之無所擇於其人學宮既成侯以諭諸父兄諸父兄咸喜退各以其子弟來受學則爲延師以教之買田租米一百石以供束脩之需品量所給視所領子弟多寡東西各四十石水南之受二十石大枯成於諸學之後未有受焉縣東五六里有地曰周溪山勢自北而來迤邐南下峯四遶如城遠望不知溪發處



但見自出山東北隅流入溶溶洋洋橫於坡陀之麓上有曲池狀如半月侯顧而樂之又愛溪之名尋即其地構堂於曲池之上最高處圖太極圖於北壁前作講堂左右為樓居樓外鑿二石井泉其而冽謂之天泉井榜其門曰周溪書院周溪之門少東過雲步橋北折數百步山曰雲洞與太極堂東西相望因闢地作亭寓之雲谷之號侯政暇輒往游焉瞻眺徘徊如有求而弗得侯安取於山水若是勤哉已上諸役及買田之費侯悉以其在官所當得者積歲成之一不以擾民教諭李君欽訓導陳君祿具圖與事遣生負鍾宏走白沙屬予記之古者王畿置小學於辟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於庠序之右今之郡縣學古之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小學也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教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予嘗終夜思之其不及古者有司非與庠序之設六經之訓固在也以小學言之朱子小學書教之之具



也社學教之之地也其皆不可無也天下之事  
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  
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然則  
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  
第一義也胡可少哉胡可少哉侯之心猶未但  
已也曰我有司也資於何以治資於何以教山  
名水名我思古人世豈無庶幾者乎於是爲之  
意以感之爲之地以處之十數年間東西行過  
程鄉者多矣未聞有吟風弄月而來足以副侯  
之心者侯豈敢必哉或謂予曰侯來程鄉居幾  
年寄懷山水之間不屑屑於簿書侯何心今且  
去程鄉矣侯其埃溘斯世將高棲而遠遁乎以  
是爲知侯予蓋不知也併記於是

重脩梧州學記

弘治戊午  
三月作

百粵之區幾千里東望五羊西通八桂蒼梧界  
其間皆古之名郡也成化改元都御史韓公始  
於梧州開設三府病一學宮之不稱亟選地于  
州城之南一里許遷焉弘治丁巳秋鄧公來總



督兩廣軍務謂不可以軍旅之事先俎豆於是  
因前人之舊規而益脩之凡韓公所欲為而未  
暇及者至是大備蓋昔之薄者厚之卑者起之  
表柱石以壯闕門榜化龍而儕起鳳神厨神庫  
交映乎前禮堂膳堂並立于後齋舍廊廡登降  
階級莫不奐然一新盛矣哉夫人之去聖人也  
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脩之而已苟  
能脩之無遠不至脩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也  
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脩之明

日脩之脩之於身脩之於家國脩之於天下不  
可一日而不脩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  
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脩斯  
道之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功然  
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自而得耶因時而立  
教即物以顯義意者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寧  
不有在於斯乎有開厥先有成厥後喜二美之  
駢臻超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  
開可望而不可即况於廣大尊嚴端凝洒落默



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著乎  
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搖不  
可束縛也哉此則病夫所自勵以佐督府所望  
於蒼梧之士者也州別駕謝君湖承督府命董  
茲役至是訖工復以教授鍾君偕生員陶荆民  
來徵記章於督府舊也督府命之義不可辭於  
是乎書

龍岡書院記

父兄不以其言爲子弟師業脩於身子弟習而  
化之其爲教也不一因其世箕裘異焉耳農商  
技藝各有教豈直士哉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  
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擇善  
力行以底于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  
立命與往聖繼絕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  
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  
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其  
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所教與七十子之



進於聖人同歟否耶江西撫之樂安有龍岡書院今都御史謝公綬六世祖均福始建與其弟均壽講學其中福後以宏詞領信州壽亦舉進士守來陽歲久棟宇就廢公之父某復即其地而新之既而諸子皆以文章取科第爲顯官公謂其子琪曰書院無田奚以守琪買田百畝擇謹厚者掌之以供祭祀及束脩之費公巡撫湖廣兩遣使走數千里至白沙謁文記之且以教其族之人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糝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游然後益嘆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餘年間履跡不踰于戶閩俛焉孳孳以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謝氏之先以儒起家傳數世至公父子兄弟皆能以文章取科第出爲當世用肩摩踵接盛於一門其得於龍岡者不亦多乎雖然



白沙子全集卷一  
父兄之教子弟之學將不但如是而已也今之  
學於龍岡者一短檠課之外未有聞也公能亮  
予言否耶橫渠先生語學者必期至於聖人而  
後已予於謝氏豈敢謂秦無人

丁知縣廟記

弘治丁巳春作

丁侯爲縣六年卒于官歷觀我邑令自洪武迄  
今求丁侯未有也侯仕不爲已耻以俗吏自居  
始至著禮式一編擇立鄉老各數人使統之俗  
淫於侈靡富者殫財貧者鬻產上無以爲教下  
無以爲守俗由是益壞鄉都老以禮正之每歲  
按民丁產輸錢謂之均平錢上下交侵民受其  
害侯量入爲出歲輸以還使民不知有役民甚  
賴之時有橫徵虐民必蹙眉曰守令之政在養  
民坐視其困而不救安在其養民也力請罷之  
雖以此得罪不恤也侯之性畧於承奉而嚴於  
鬼神灌獻必親執事有恪春秋之祭肅如也凡  
祀典所載有功於名教者爲立祭田使人守之  
其不應祀者毀之至於接人也亦然可者與之



不可者斥之其馭吏也不察察於案牘吏不敢欺其蒞衆也民服其威斷明察奸僞鮮作夫縣令官卑刑賞不加於天下而天下治忽由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故予嘗謂侯用世才其有所試矣夫豈苟哉侯以仕爲學政暇必走白沙往返歲月內不知其幾顧何取於白沙耶甚矣人不可無志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侯亦無所不願學而切於救民急先務也死之日耕者吊於野行者弔於途有老

嫗夜哭於其廬旦往問之云嫗何哭之哀也曰開歲役且至死者不可作已故侯之爲縣多可書其得民之實在節用去之十有二年邑人共立廟於白沙祀之如不得已焉者思侯之功表之非以徼福於神也後來繼令者亦將有感於斯乎侯名積字彥誠成化戊戌進士寧都人

肇慶府城隍廟記

弘治甲寅夏作

端陽城隍廟在刺史堂之西歲乂就弊弘治癸丑冬郡守黃侯撤而新之命生員陳冕來徵記



侯豐城人名琬予曩從吳聘君游往來劍水嘗  
一宿其家自侯來守端陽三年愈相傾慕安能  
已於言耶今天下府州縣有城郭溝池有山川  
社稷有神主之而皆統其祭者謂之城隍神  
制也不俟言矣然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  
者非以其權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  
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  
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  
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水旱相仍疫癘間作  
民日洶洶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矣  
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  
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  
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中庸曰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說者謂吾之心正天地  
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烏虜孰能  
信斯言之不誣也哉侯治端陽民畏而愛之蓋  
有志者也故專以其大者告之餘皆在所畧

恩平縣儒學記



恩平古恩州之域

國朝置恩平驛隸陽江縣

今恩平堡是也堡立於成化之己丑先是西獠入寇景泰天順間剽掠高涼以東亘數百里無完城民爭起從賊遠邇巢壘相望此其地也成化改元 聖天子念兩廣夷賊未平 命將討

之而用其偏師於此既而賊勢復熾當道者以恩平地四達難守簡畀我邑令鬱林陶侯素有威畧至則急擣其巢穴亦既殺其桀黠者遂以其衆還各郡縣且數萬人而慮其向背靡常即

一旦復起爲患有如前日充斥其將何以待之

此堡所以建也成化丙申右都御史彬陽朱公奉 勅總督兩廣軍務既至環眡列郡昔常爲

賊所破者亟謀所以善其後謂恩平故多虞且其地介數邑之間當東西行之衝送往迎來民劬於道路者無虛日不如以堡爲邑便會我陶侯亦以邊功累陞按察副使奉 璽書專經畧

是方公於是俾侯成之區畫既定悉以上聞凡割陽江新會新興三縣人戶三千戶糧一萬



石縣仍驛名城以堡建無所改於其舊城之中  
為治戎之所東則縣治西則學宮既成諸士子  
遠近雲集學舍不能容誦絃之聲盈耳過者嘆  
曰美哉洋洋乎昔為盜賊之壘今為詩書之府  
誰之力歟邑令翁君以書屬予記其事而於學  
宮尤惓惓焉甚矣翁君之明於保民也自有邊  
患以來狼吞虎噬以殘民之生人所知也湯沸  
火烈以賊民之性人未必知也顛沛流離死生  
利害怵于前而父子失其親兄弟失其愛鼓之  
以鬪爭之風置之於水火之地則五品之倫五  
常之性與生俱滅誠不可不懼也衛靈公問軍  
旅之事孔子辭以未學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自今觀之昔者軍旅之興雖以拯民亦以弊  
民弊民之政孔子所不忍言豈得已哉今地方  
寧謐文教聿新俎豆之事安可一日而不講耶  
邑長俎豆其政而忠信發之學宮俎豆其教而  
忠信導之諸士子俎豆其志而忠信體之習端  
而俗正教立而風行民樂生而好亂者息士有



耻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禮義可興圉圉可  
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而君之志寧不亦  
樂於斯乎予不文謹具其事始末與其所當先  
者以復君碑於學宮俾來者有考焉君名儼蕭  
陽人

新遷電白縣儒學記

成化壬寅  
十二月作

邑何遷遷避寇也先是電白在高州府治之東  
按察僉事陶公提兵過之顧謂其守宰曰形勝  
不足以守邑宜遷遷必於神電衛焉其地廣可

以容其城固可以守去危即安民之賴也舍茲  
弗圖志不在民也知府孔侯鏞以公之說聞於  
上遂遷焉時成化戊子歲也學宮在縣治東南  
當是時寇賊未殄草屋一間奉大成木主而  
已歲丙申公以秩滿遷副使奉璽書專經畧  
是方每一過之未嘗不瞻顧徘徊以學校之興  
廢爲己責而嘆其力之未遑也明年寇乃克平  
是方之民寄命於盜賊之水火者幾二十年至  
是始逭公往來巡省諸郡縣俾勞來匡直咸盡



其方越二載而民之病者蘇仆者起矣公顧力  
可及以狀請於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  
史朱公首創學宮次及諸役許之於是闢土爲  
基度財爲用而屬是役於某官某使督之以已  
亥三月某甲子始事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而舍  
菜焉宮宇峩兀門觀軒敞神像清嚴噐用具足  
繚之以宮墻飾之以丹漆誠壯誠麗遂爲一郡  
學校之冠其他若縣治若城隍社廟若藩臬行  
司以及郵傳邸舍橋梁道路一一區畫成之營  
枓於山民不知勞爲陶於野財不妄費而皆以  
一當百以百當萬故役之煩者化而爲簡難者  
化而爲易公勲庸著於武事不可勝計世稱公  
通變無方亦焉徃而非是也哉韓君某來守是  
郡既至睹衆羨之具成乃嘆曰博哉功乎歷審  
其爲之先後又嘆曰公留意學校功先庶務其  
重如是乎乃具書幣遣其屬蔡鍾英如白沙請  
予記之辭不獲推古學校之意而言曰學校一  
也所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



白沙子全集卷一  
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  
今之仕者爲己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  
之所蘊如表裏形影然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其  
載於典謨訓誥仕者之所施也有爲己之心乎  
顏魯思孟周程張朱其傳於著述文字學者之  
所蘊也有爲人之心乎諸君子顯晦不同易地  
而處之有不相能者乎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  
以興學育才爲務然自漢而下求諸學校之所  
得名世者幾人有不由庠序而興者乎是故學

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爲己  
古之名世者舍是無以成德甚矣斯學之不講  
於世也久矣公所望於學校意者其在此乎公  
名魯字自強廣右之鬱林人也始 恩授吾邑  
丞公之先公成浙江按察副使死事武義云

新會縣輔城記

吾邑輔城周遭六七里高若干尺東南際水西  
北鑿城下爲池旁植刺竹施蒺藜其中爲營門  
以守嘗記往年西寇之來憑凌高涼以東破關



白沙子全集卷一  
四七  
襲城勢如建瓴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  
急雨由是而吾民之丘壠以完室家以安鷄犬  
以寧倉箱以盈燕有歲時樂有賓客至於今各  
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吾謂陶公曰孔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以此而盡  
吾心則庶政無不脩用人無不當理財無不富  
治兵無不强不知乎此而欲徒恃其末蓋後世  
以法劫制天下區區之爲也公之功固大矣而  
聖人之道非耶公曰不然行聖人之道有二術  
內之曰心外之曰權無其心則權爲挾私妄作  
矣無其權雖有其心將安施哉今夫用行伍之  
人取其長不責其備宥其過以圖其功可也或  
者過於求實一疵不貸而用舍乖張矣今夫理  
財於擾攘之秋非常賦剋取之民故椎牛灑酒  
豐犒厚享非以醉飽爲德所以作士氣也顧小  
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牙籌筭贏  
餘矣今夫治兵於閩外號令則大將主之而吾  
每以偏師從事况夫深山窮谷民獠雜居善惡



同狀生殺在前而節制不一沮我者惟以殺無辜爲言矣此事之所以難行而心之所以不孚於人也烏虜兵凶器也豈得已哉公從事于茲餘二十年吾民之老者以死少者以壯事功在邊隅日遠日忘蓋不可以無紀而垂告於將來也今西師戒嚴盜賊塞路吾欲於知力之外而網維乎是則孰與語哉

雲潭記

白沙之西山則圭峯也東北連數峯最勝者爲綠護屏屏之南有潭淵然曰聖池下蟠蛟龍龍噓氣成雲變化萬狀里生周鎬偕其季京來謁予白沙時維仲春風日晴美予與二子携酒飲于西山之麓班荆而坐仰而四顧有雲起綠護屏炫爛如丹青郁紛若祥瑞予顧謂二子曰是聖池之雲也偉哉觀乎二子愀然正襟侍側曰是吾先子之志也先子居龍溪垂五十年無他嗜好惟喜爲雲潭之觀故先子之號曰雲潭予曰嘻有是哉若先子我舊不幸早世不及見若



兄弟長也若豈盡聞之乎居吾語汝夫潭取其  
潔也雲取其變也潔者其本乎變者其用乎二  
子齊應曰然予曰未也野馬也塵埃也雲也是  
氣也而雲以蘇枯澤物爲功易曰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是也水以動爲體而潭以靜爲用物之  
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是  
之取爾二子喜相謂曰先生命我矣於是復進  
而告之曰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  
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  
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  
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  
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  
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水  
下注爲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  
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  
而識之可與論易矣二子於是起而再拜乞書  
爲雲潭記

潘氏祠堂記



一善可書也吾書之吾畏多言也信多乎哉不多也傷俗之益偷吾無位也言不能化而入惡在乎多言也善者吾斯進之而已矣潘某氏者南海之著姓老而無子曰吾無繼可也兄弟之子猶子也同吾胞者幾人繼其世者若干人可以執豆籩可以守宗廟可以事繼述而傳無窮矣吾何憂吾無繼可也以其所有者歸之祠以卒噫茲可憫也已若是者其亦足與乎其無足與也堯之時比屋可封降自後世不以善而以利父子也而不用情兄弟也而闕于壻婦姑勃谿朋友按劍者皆是也夫恒人之情莫甚於顧其私而不忘其後某也致孝乎祖禰委祝乎兄弟其生也若遺其死也若虛非求馬於唐肆者歟未可知也伯氏某成某之志以其地三畝構祠屋三間以奉四代神主其田若干畝以供常祀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其斯之謂歟某之從子上舍生漢也有一日之雅於白沙來請記其事予不能辭也於是乎書



增城劉氏祠堂記

弘治癸丑九月作

古聖賢以民德歸厚必曰追遠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祿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廟始遷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子隨時變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蓋人情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者夫何嫌歟古之仕者世繼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恩相慶而死相弔百世不相忘世降俗偷蓋有不然者矣邱第之雄田園之美肥甘豔麗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爲伍殘膏賸馥何有及之其鄙陋污穢可勝道哉中古之王天下者嘗爲卿大夫作家廟以愧之卿大夫猶然况士庶乎先世之流風餘韻至此幾絕以吾之一身散而爲百體拔其一毛而心爲之痛是孰使之然哉且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誰乎故曰收合人心必原於廟宋之惠州守劉



仲明自南雄遷增城有劉氏自仲明始也傳至今太學生璫十有二世其先世嘗廟而祀之不遷又置田以供祀事以圖無窮頽而復起者再矣父有積薪子不析而爨之世豈少哉璫自言系本元城世有衣冠曰緣者璫之父也曰漢曰孔祥者璫之諸父行也一念追遠之同天順甲申始拓廟旁之地而新之廟成而諸父亡矣成化庚子璫之兄瓚又卒其族兄弟而增修之前堂後院棟宇層起煥如也四垣竹樹周遭過其門者咸以是稱焉於前有光於後有繼於士大夫其無愧哉今年秋璫因林時嘉再至白沙子示之詩云一雨變新涼炎埃洗除盡廬山昨夜燈已照劉宗信故爲之記以詔其後人

### 永慕堂記

予幼時讀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竊疑孟子之言抑揚太過愛親人子之至



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人之異於聖人也豈相懸絕若是耶比弱冠求友於四方多識當世之士擇其賢者能者而師之其不可者而改諸內外輕重之間槩以孟子之論其役志於功名其循情於妻子其思慕其親其不以皓首而媿垂髫者希矣然後信孟子之知道不苟於言也成化甲辰江陰李君昆以侍御史被命清理軍伍于兩廣始過白沙進拜老母于堂予雅未識君之色而訝其憂之餘耳君之孝而

訝其哀之餘意風木其心者恒怵惕於見人之親欵君曰然少留君坐語之以牝角所疑於孟子以壯而後信其言不予欺因與君論交焉它日再過白沙索書永慕堂扁予申以孟子之言曰人各有所慕仁者慕親義者慕君士慕學農慕稼穡百工慕能商賈慕貿遷無無慕者慕之至死而勿替乃至形乎動靜接乎夢寐通乎幽明皆性之所發而爲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之永慕是也夫孰得而奪之彼幼而慕壯而衰



老而遂忘慕之不至而遷於物是之謂情其性  
非知內外輕重之別者也夫忠孝之推也不孝  
於親而忠於君古未之有也御史諫官也繩人  
以身者也名堂之義其以忠孝示天下乎君聞  
之悅命左右滌硯乞書爲永慕堂記

潮州三利溪記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  
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  
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  
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  
者如陰陽晝夜則有其故矣聖賢之所以示人  
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學爲己也其仕也爲人  
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己斷不疑矣今守令稱賢  
於一邦利澤及於民民愛而樂之問於我嶺南  
十郡之內吾知其人者周潮州也潮海郡也東  
南距大海望之渺漫接天習水者乘長風駕大  
舶出沒巨浪中小不支則有覆溺之患每歲漕  
運潮人共苦之潮州來守郡問潮父老所以便



白沙子全集卷一  
五五  
民者父老曰其惟三利溪乎潮五屬邑其三在郡治西南形若鼎立廣袤千里水曲折行其中而民共賴之者三利溪也是溪之長百一十五里東抵韓江西流入于港正統間湮於大水潮州濬而通之水由故道行東西注會同於海慮其冬旱而且涸也鑿郡城南溝引韓江水注于溪甃石為關時而開閉之凡役民于畚鍤卑之為溪也高之為關也僅一月而成農夫利于田商賈利于行漕運者不之海而之溪辭白浪於滄溟謝長風於大舶於是潮之士夫與其父老拜郡門謝曰利吾潮者吾父母也吾子孫敢忘之由是觀之謂周潮州仕而為人也非歟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慕之唐莫若韓愈入國朝來莫若王源驅冥頑之鱷造廣濟之梁其事顯於為人不可誣矣今潮州以三利溪配之輝映後先稱賢於一邦也宜哉夫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以奉身而燕及筮婆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黃涪翁之所



稱者非濂溪先生歟潮州遺予書曰我故舂陵族也潮州之舉進士有聲郎秋官有聲守郡有聲其尚不忝其世也哉吾嘗贈之詩云楚中有孤鳳高舉凌穹蒼借問歸何時聖人在黃唐望之久不至歲宴涕淋浪九苞有遺種不覺羽翼長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忘逍遙栖桐枝長飲甘露漿吾生濂溪數百年之後思濂溪而不可得見見其族之雲仍若此者殆可與言矣然則區區所愛慕於周潮州者一關三利溪而已耶

潮人相與立碑頌潮州之功遣生員趙日新來請文予以其事并詩記之俾潮之人知仕而為人者有功不可忘而潮州之進未艾也潮州名

鵬字萬里道州之永明縣人先生文既成每詢之潮人多言三利

之利無實因作一詩以代跋云欲駕平生不可心孤燈挑尽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金其意欲示後人失於審也其後王侍御哲至潮見之嘆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斯言得之矣弘治甲子秋門人張詡識

尋樂齋記

五年伍光宇始構亭于南山之巖以坐明年復



於吾居第之左結草屋三間與亭往來又明年而光宇死矣草屋之成光宇齋戒沐浴焚香更衣危坐厥明請余問曰雲不自知其力之不足妄意古聖賢人以為師今年且邁矣不得其門而入不知其所謂樂尋常間自覺為坐為樂耳每每讀書言愈多而心愈用用不如不用之為愈也盖用則勞勞則不樂不樂則置之矣夫書者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也奚宜廢將其所以樂者非欤願先生之教之也余復之曰大哉吾子之問也顧余何足以知之雖然有一說願吾子之思之也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吾子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



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願吾子之終思之也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子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願吾子之終思之也語已光字整步而出充然若有得者歸揭其榜曰尋樂齋云

### 風木圖記

莆之李侯某由進士官戶曹員外郎出爲廣東按察僉事每出行部至新會輒一過病夫陳某

白沙坐小廬山精舍半餉始至携所得誌銘文并挽詩一大帙來授而讀之三歛衽先處士默菴先生與林夫人之賢皆可考而知矣尋以風木圖請記夫孝子之事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奚存歿間哉吾聞之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



鍾如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今夫祿之弗逮養  
曾子悲之侯亦悲之侯之心曾子之心也若曾  
子可謂盡思矣奚事於圖乃若孔子則以爲子  
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乎適雖聖人不能  
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  
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又非但事親一事爲然  
也一以貫之其所稱孝非常所稱常所稱者豐  
其養厚其塋生之封死之贈而已耳嗟夫今之  
士夫異於古之士夫也其所稱孝率以是爲至  
矣吾恐聖賢之意不明於後世也既撫圖而悲  
復引其意謂侯曰侯死事盡思無負於曾子矣  
亦知曾子所以顯其親於無窮者何如哉孝經  
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侯念之侯念之是爲記

處素記

成化八年六月  
爲外兄何經作

一夫頎然始弱冠爲生員事進取不偶退耕于  
野作室三間榜兩處素字于楣曰吾不了其義  
當否吾以問白沙子白沙子聞之絕倒間數日



抵一卷請曰爲我記處素白沙子命出硯研墨  
汁相向詰之曰夫記紀實也爲我具狀吾爲女  
記即應曰毋苦我人呼我秀才我即不應謂我  
處素我即應之但子爲我記足矣吾知其狀云  
何兩手捧硯躡席揚眉進愈恭白沙子不能却  
墨其卷歸之

慈元廟記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責者君臣是也予少讀宋  
史惜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  
身無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  
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迹其所為高不過  
漢唐之間仰視三代以前師傅一尊而王業盛  
畎畝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後  
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  
邪議得以間之大志弱而易撓大義隱而弗彰  
量敵玩讐國計日非徃徃坐失機會卒不能成  
恢復之功至於善惡不分用捨倒置刑賞失當  
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衰歲帑多而民愈困



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則不復  
惜爲之掩卷出涕不忍復觀之矣孔子曰人之  
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劉文靖廣之以詩曰  
王綱一紊國風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  
宜細玩著龜萬古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惡於  
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  
歟宋室播遷慈元殿創于邑之崖山宋亡之日  
陸丞相負少帝赴水死矣元師退張太傅復至  
崖山遇慈元后問帝所在慟哭曰吾忍死萬里  
間關至此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投波  
而死是可哀也崖山近有大忠廟以祀文相國  
陸丞相張太傅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戶部侍郎  
前廣東右布政華容劉公大夏行部至邑與予  
泛舟至崖門吊慈元故址始議立祠於大忠之  
上邑著姓趙思仁請具土木公許之予贊其決  
曰祠成當爲公記之未幾公去爲都御史修理  
黃河委其事府通判顧君叔龍甲寅冬祠成是  
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於有司所以立大閑



愧頽俗而輔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碑於祠  
中使來者有所觀感弘治己未夏予病小愈尚  
未堪筆硯以有督府鄧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  
東山作祠之意久未聞於天下力疾書之愧其  
不能工也

夢記

庚寅秋月距予自京師歸適踰一載是夕天氣  
稍涼予讀易白沙之東房既倦而卧夢與應魁  
殿元克恭黃門同行一童子前導不識者一人  
次之次克恭次余應魁途遇泥潦予呼童子取  
行具童子不應余因曰越人歌之楚人聽之應  
魁屢嘆不置克恭顧余作愁狀其不識一人者  
漠然若無所聞焉既寤測其意曰越與楚風氣  
不同人聲隨而異必不能相通而相好使越人  
歌之楚人聽之亦猶使楚人歌之越人聽之也  
孰若使越人歌之越人自聽之楚人歌之楚人  
自聽之其音習於其耳其言感於其心奚不相  
說之有是故越不可爲楚楚亦不可爲越越與



白少子全集 卷一  
楚不相能非有生之初習使然耳習之久殆與  
性成夫苟欲變之非百倍其功持之以久不可  
使化而入今若以為越者一人驟而號於楚地  
曰去而為楚者以從我楚得不群怒而逐之乎  
然則如何曰守其為越者無遽責楚以必同庶  
乎其免矣

又

三月二十七日碧玉樓午睡夢出貞節門外大  
水一老人抱衣浣於前歌曰法好人莫傳衣好  
人莫穿良久又歌曰西子蒙不潔揜鼻過者疾  
趨而爭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被服明鮮以祀  
上帝執侍周旋與世駢肩吁是何夢耶將有應  
于後早為之兆耶抑夢幻虛無同異端之說從  
而稽之因妄求妄不可耶姑記于此以俟明者  
決焉

補遺

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

上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貧賤死生禍福曾足以爲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逝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

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感惑則徒爲狂妄耳

中

天下事物雜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



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來於吾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耶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胡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爲物耳事吾知其爲事耳勉焉舉吾之身以從之初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

下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



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歟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攄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之術實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竹爲弦使其知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則能按而不惑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爲難其人也

安土敦乎仁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予曰寓于此樂于此身于此聚精會神于此而不容惑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



后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是泰而后  
后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后安者通于此然后  
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  
憂念即興也九三曰艱貞無咎則君子於是時  
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于其  
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  
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有  
於予心符或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乾之象曰  
天行健天之循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  
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少懈者剛而已天豈勞  
哉君子何爲不暇乎

無後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  
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  
存則惑惑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  
誠僞之間而足耳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  
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則有  
此物必有此誠則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



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俑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邪

### 仁術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恠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于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于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于心矣孟氏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氏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即聖人之心聖人知是心之不可害故設禮以預養之以爲見其生而遂見其死聞其聲而遂食其肉則害是心莫甚焉故遠庖厨也夫庖厨之禮至重不可廢此心之仁至大不可戕



白沙子全集卷之一  
君子因是心因制是禮則二者兩全矣巧莫過  
焉齊王之心一發契乎禮齊王非熟乎禮也心  
之巧同也聖人誅民害而迸之四裔之民奚罪  
焉亦曰戮之則傷仁存之遺害故聖人之仁有  
權焉使之遠寓魑魅則害去而惡亦不得施矣  
夫人情之欲在于生聖人即與之生人情之惡  
在于死聖人不與之死惡衆人所惡也聖人即  
迸除裔夷惡難施也聖人以投惡聖人一舉而  
迭中聖人未嘗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聖人  
用之故天下有意于巧者皆不得廁其間矣周  
公一金縢大發寤時主以後世事觀至巧矣周  
公豈有意耶亦任心耳

白沙子全集卷之一終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

書簡

與西涯李學士

相別六七年邇者不通問於京師然自周文都南歸後先生之音耗遂絕於耳曩聞先生在喪且歸長沙無一知舊自北京來者無可問其詳不敢奉狀每一見周生相與悵然久之尚未審所值何艱長沙無舊業未必可歸當歸何處也近者白洲李憲副過寒舍乃知先府君塋于都



白沙子全集 卷二  
下羸博之塋古今未必以爲非然亦有非其情之所安顧吾力有所弗及萬里外某能亮先生之心也奈何奈何居今之世欲超然無累於心無累於後先生計之亦熟矣然事徃徃有不期而至非人思慮所能及惟在我者所當盡而或牽制於外爲之弗豫至不可爲然後圖之亦弗及矣此亦先生平昔所嘗慮及漫一道之耳頃歲承惠貞節堂八詩真嶺南竹枝也李世卿已收入縣誌門戶之光非言語可謝也藤蓑尚欠補章能復賜之否乎世卿自去年首夏至白沙臆然後歸蚤晚會試入京區區衰病百狀問之可知已去秋得時用一書足慰鄙懷他人愛我不如時用先生諒能悉之也張進士行附此不能盡所欲言粗絹二匹表忱外苧一端奉時用不別具

與鄧督府

翰林院檢討古岡病夫陳某再拜復書督府都憲鄧大人先生執事某不得望見於執事五十



年矣南海野人徒抱迂拙不可爲世用執事鴻  
猷盛烈聲聞四達皎如日星之照臨甚賀甚賀  
茲者伏蒙手書錫之名香歲曆別奉鈞帖令本  
縣月給白米一石撥人夫二名不敢當不敢當  
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等  
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某何敢自  
列於古之名流哉某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  
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以自列於  
占之名流其怠於自脩亦甚矣引領蒼梧衰病  
無由自致拙作一首紀述仁政傳示嶺海以彰  
盛德餘二小詩以撰慈元記望西涯閣老以請  
祀典望督府共成東山之羨此野人之志也伏  
乞鈞裁

與朱都憲

頃者獲拜執事於蒼梧十餘年間執事之心不  
忘乎僕與僕願見執事之誠交慰並沃於一堂  
之上一日之間至矣盡矣執事負一世之豪才  
際百年之嘉會故能受知 當宁進位都憲奉



璽書督三軍以經營於一方誰不瞻仰誰不歸  
戴僕一介書生生長東南聞見寡陋徒負虛名  
無補於世乃蒙追憶十餘年相與尺牘往來之  
雅而賜見焉幸甚幸甚僕之齒非少然以方於  
執事則爲後進執事先生長者也長者有問不  
辭讓而對非禮也隱而不告非禮也僕之始至  
執事問以出處僕未敢率爾執事又益之以薦  
進之說且令回自決之僕於是乎若負芒刺避  
席而不敢言慚也退而思之又大慚也明日具  
以情告且言其不可當是時也執事亦見僕之  
顏色乎始者僕欲往見執事於蒼梧凡三復計  
之而後果行誠以執事之賢固所願識然自念  
二三十年所守進退之節一旦由此而變亦不  
能不少踧踖也况諭之以薦進之說耶僕竊以  
爲執事好崇獎人之善偶見一士少異乎人亟  
以此言寵之使勉乎善云耳不然則將悼其窮  
且老蹢躅焉無所與同恤恤焉無所與歸故問  
而遣之使自爲祿仕之計焉耳不然執事之明



白沙子全集 卷二  
四  
足以照物豈不知僕之駑鈍不可驅策而思進之萬里之途也執事又以韓退之之事見勗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執僕固不得舍孟而學韓也僕之歸白沙幾一月矣鄉之逢掖士無日不來問詢僕告以所接盛德之光莫不鼓舞興起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惟是進退出處之念尚日往來於心誠懼執事所以待僕者如此而人之知僕者淺也此意已託立侍御達之左右不審亮之否乎未能默默伏此布聞且以代面謝惟少垂鑒焉

又

陳某頓首啓伏蒙今月十八日遣使降臨衡茅惠以羊酒粟楮諸儀君子之賜光動閭里顧愚何人可以當此恭惟執事位高而望重德博而民化而恒患乎善之不彰士罔攸勸故能尊重名教秩秩其儀以興起山林之遺逸大哉執事之心僕雖駑鈍敢不夙夜祗奉然僕竊觀來喻



之言大意欲勸僕出仕耳非直勸之且加責焉是固出於愛僕之誠而僕之心亦有未蒙照察者何則掇科登仕固僕之素志抱病違時非僕之得已僕自染疾來六七年間每遇疾作徧身自汗若雨或遭數月不止既止復作畏勞怯冷沉綿反復元氣寔耗力加防慎庶幾保全而母氏年益高百疾交苦是以未能出門耳假令僕疾愈可以出矣而忘親之老豈人之情也哉在親爲親在君爲君無所往而不然矣夫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若昔之李密是也密被徵時密之心蓋自揆安於事劉則止爲中而行非中也今若槩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僕今自處亦欲無愧於密耳執事信以爲何如哉願終教之僕不敢固執也承錄示諸公子文稿筆勢滔滔有氣燄當是一才子可畏可畏若導其志使不差開其學使有益又在教者何如耳使回謹此申覆辰下



白沙子公集卷二  
哭一姪婦故言無文采伏乞台照

又

陳某啓伏承此月二十四日都憲老大人命使  
降臨衡茅諭令某即日起程赴京春闈在邇不  
許推延聞命悚惶爲慰爲懼伏念某質本庸愚  
賴蒙 聖朝作養于茲三十餘年雖無用世之  
才竊有忠君之志其未仕也豈果於自爲而忘  
世哉誠欲吾身親見之豈不知時之可爲哉執  
事知之久而愛之深既重之以手書復勤之以  
口喻執事於後進拳拳接引如此某雖駑疲豈  
無飛動之意哉直以受氣不豐病與年長去年  
秋自汗纔息因得進謁執事於蒼梧比歸途間  
冒風舊病尋發至今年七月初寒熱交攻自汗  
猶劇而必欲驅此疾羸之軀行於風波之途萬  
一不虞雖悔何益伏願執事垂日月之明擴天  
地之量假之歲月俾得調治疾愈之日自行起  
程赴部不敢推延以負尊命干冒威嚴某不勝  
戰越之至



與劉方伯東山先生

餘寇未殄先生得無爲百姓戚戚耶比聞下令各鄉村自爲城守伏計當道憂民之至必無過舉恨未得其詳耳曹匪石抵家病即愈先生冒大暑負疴而出動靜勞逸仕與止固不同也未涯瞻奉謹此申忱匪石所徵樂記文字已托鄒汝愚具稿早晚錄上轉達

又

亡妣墓於小廬山居舍之旁襄事於乙卯夏四

月八日去始喪才四十日耳萬里一疏無任哀感之至崖山慈元廟久完但未立主耳拙記錄去想已經目若西涯閣老有作用之制中別無佳思作得文字強勉塞命無以老朽為嫌也祀典記當與西涯閣老圖之屢聞先生上疏乞休致然每於邸報中未見端的未審何如也近陳進士茂烈過寒舍與語東山先生告歸西涯閣老留之疑先生未能去者以此故也

又



得五月二十日書良慰想仰先生即日命駕還  
東山山靈輒喜雖然先生不忘天下之心山靈  
未必識也章近有衡山之約去東山非甚遠他  
日東山漁釣之暇尚能索我於朱陵洞中否耶  
昔者寄去慈元記稿幸一字批破還示爲感

又

賞倪指揮知感激矣弊邑民得免於盜賊水火  
之害公一瓢酒之力耳活國者手段固如是耶  
感服感服里人問徭役告以昔者舟中所聞聽  
者雀躍交慶如赤子之慕慈母不審比日斟酌  
何如捄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汚吏  
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  
孰與行之竊謂徭法雖更必痛懲一二貪黷然  
後法行之可久也祭田事料理恐未免水火之  
相射欲乞少緩裁之如何恃愛饒舌

復彭方伯書

古岡陳某薰沐頓首復書大方伯彭大人先生  
執事新涼惟台履吉慶去冬林別駕過白沙得



執事手書後又得所寄絕句詩具悉雅愛繼又  
聞諸人執事以賤名污薦尺天官以執事之言  
爲重亟賜允行近者蒙遣守令降臨衡宇書幣  
煇煌先後疊至太守執犖宣喻於庭曰是大方  
伯彭公使其歸陳白沙徵幣也聞命兢惶罔知  
攸措執事當世之豪傑也吾黨以執事爲模範  
斯文以執事爲司命廟堂以執事爲柱石執事  
一嘖笑一舉措天下將視以爲輕重取舍甚哉  
執事之動不可輕也僕本麋鹿之性者也雖少

讀書全無抱負中歲閉門惟近藥餌好事相傳  
類多失實執事徒信人言以爲可用斯名一出  
士類揚之閭里榮之僕不知何以得此於執事  
意者方今之俗庶恥未興將以興之歟奔競未  
抑將以抑之歟不然執事眼高一世必不以天  
下之望負天下之人也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  
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  
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  
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



不可一二窺測天下不動不治動以治之聖人  
與學者一爾未有不須誠以動不須才以治者  
也如僕者忠信不脩章句爲陋才既不足以集  
事誠又不足以動物徒以虛名玷污薦尺進則  
無益於事徒喪所守以上累執事之明止則人  
將以我爲固守一節非通於道者亦非所以立  
大中而奉明訓也二者之慮徃來乎胸中幾日  
而後決之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開以夫子爲的者也夫子不能使之仕何則人  
之知己不如己之自知苟未信也師不能強於  
弟子僕自知甚明惟謹素履罔被玷缺庶幾丘  
園之義尚足以少裨明時奔競者愧而恬退者  
勸亦僕所以報執事之萬一也若曰可以仕焉  
僕不知其可也矧今自汗又作俯仰或過衣裳  
盡濕此亦郡守所目擊設任之勞事何以堪之  
伏惟執事察僕之志矜僕之愚而弗強焉幸甚  
幸甚

與陶方伯



白沙子全集卷二  
十一  
比聞在師中能坐馬矣幸甚幸甚周二來得書  
人情世態相見多不合奈何處之交游中有不  
勸人進者乎某獨不然是以退爲進也非高明  
莫能亮之承問改題諸墓石可否書法與銘旌  
畧同所以存其名不當云某府君忠烈公則書  
其自得於先朝者至顯矣後來恩典所加宜  
列諸神道碑不必改題也李世卿久在館中恐  
要知不多及

又

潭溟拘留稻舫稱大府下差人果出於尊意否  
耶乞降指揮比歲鹹田之入僕於執事所謂待  
晏子而後舉火者也然非鄧馬二生僕安得坐  
享此田哉僕與二生約每歲入三分於僕猶以  
爲愧焉黃田第四萌諸姪與易贊共成之贊比  
二生用力尤難所費十未酬一伏惟執事擴造  
化之量垂不朽之仁念僕平生不苟取之小廉  
不負人之小節無易舊圖則僕始終受賜大矣  
恃愛輕瀆不罪



與歐總戎

遠枉專使下問某不幸今年二月間先妣下世自是以來憂病相持不復知有人世事忽枉手教具審 朝廷大閫外之任寄於公府江之患已平可賀可賀雖然平蠻之頌老朽竊願公忘之昔者斷藤峽凱歌適足爲韓公之累此廣右之役所以有煩於今日諸公也公識量宏遠所到豈可涯安地方復民業惟公留意焉病畏多言感公厚愛故及此幸勿示他人以爲詬也厚賜謹已拜領感忤無量南井昨爲致區區於察院此不贅

復張東白內翰

承諭義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僕僻處海隅相與麗澤者某輩數人耳抱愚守迷無足以副內翰期待之重然嘗一思之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



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僕於義理之原窺見髣髴及操存處大畧如此不知是否疾病之餘言不逮意惟高明推而盡之還示一字僕之幸也比者婁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倘以愚言爲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之極又失此人可嘆可嘆



良晤無由伏惟順時以道自重不宣

與賀克恭黃門

離隔年多彼此交夢神亦勞止老矣寧復有相見之時耶今年春二月十六日老母傾背毀瘠不能自制與死為隣平生知舊幾人死者已矣存者或失其故步奈何奈何今之論人於出處曰賀黃門賀黃門亦蒙廁賤名於黃門之下豈不以同志者少不同者多耶比歲得所惠書繼又得賢郎北京書甚慰甚慰有子如此足矣天

將以是大賀之門蓋可知也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今自謂少有見處得其門而入一日千里其在茲耶南北萬里意所欲言非尺簡所能盡里中舉子赴春官附此草草前有詩稿一冊寄范長史處託渠轉達遼東久不報爲無便耳亮之又

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林緝熙此締是他向來經歷過一個功案如此



白沙子全集卷二  
十五  
是最不可不知錄上克恭黃門歲首已託鍾錕  
轉寄未知達否今再錄去若未有入處但只依  
此下工不至相悞未可便靠書策也前締所錄  
往來書問二首又記夢一首後有林緝熙秉之  
跋尾通奉去病中不能作書然所欲言者大畧  
不過此而已亮之

與吳黃門世美

小詩不足以光先德但比於他文此爲切實耳  
允觀人者審於愛惡取舍去就之間足以見之  
矣所貴乎作者謂其言之不妄可以傳遠若筆  
鋒無力拈掇不起則無如之何

與立侍御

承差廿裏來得至蒼梧書起居通例也而何其  
辭之切切前此兩附問皆不至死者已矣宋先  
生旦夕臨弊邑將必見之無狀何以致公之倦  
倦如是耶感忤至矣 聖天子念遠方簡命名  
御史出按治公以井渫之才治之廣右幸甚幸  
甚夫人之才大小必用之而後見不遇盤根錯



節無以別利器閒居竊聞廣右之積弊甚矣斯  
民之望治切矣樹公道明賞罰去故即新使人  
人盡力於所事而民被實惠正今日圖任之盛  
意亦公之能事也老朽何足以知之引領蒼梧  
徒深向往比與李世卿期至南岳世卿今行矣  
道路其有藉哉酒楮不瀆謝

與葛侍御

古岡病夫陳某頓首奉書侍御葛大人先生執  
事頃者庶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

碑文委僕爲之既辭以不能矣恐執事者不察  
僕之心而以爲慢別簡托於東山劉先生白之  
今者趙知縣自省還過白沙復申前命竊計區  
區之私非但執事與當道諸公雖東山亦未之  
悉也僕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  
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嘆趙太祖之仁與曹  
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  
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  
州三兵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



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年

于茲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武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父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已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以僕觀於一時開誠布公未有如執事舍已從人



白鹿子全集卷二  
未有如執事樂善忘勢未有如執事以執事之才應天下之務何所不可僕所望於執事者非直以曹武惠輩人爲法姑舉其一事之近似者爲執事言之耳惟亮之裁之

復江右藩憲諸公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卧而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不敢當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脩名山復名

書院之舊希世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斯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異世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罔不惟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歿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



廢者誰歟文公固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念之  
不冝謀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  
而不得其術其識昏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之  
餒其行怠肆其文落莫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  
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求  
於其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  
自止而不可得况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  
獲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  
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  
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虞於大水其才足  
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誠任之  
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諸公獨  
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  
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  
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遷惑於衆口期



匹休於先賢收回束幣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効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與李白洲憲副

近者諸姪以鹵田之訟上干臬司此未論是非只觀古人所以教於家化於州閭其道何如甚可愧也甚可愧也今聞臬司公處分之一一論之如法加強占者罪恐其不堪故具此白此輩愚民亦嘗遣人諭之不肯信卒罹於法誠可哀憫伏乞先生操縱法外之意曲垂寬貸老朽此外別有處之使知感激彼此無怨乃爲盡耳亮之裁之干瀆死罪

又

郁丞來得手書并近稿二幅元日扶醉等作殊有意思非但言語之工而已也來喻所以處病夫至矣病夫何德以堪之頃荅張主事書尚未聞於左右耶北門園池之勝孰與潭州山泉先生富馬之惠孰與弘農公今且使病夫爲邵堯夫乎爲戴簡乎病夫得附驥尾爲羊城添勝迹



於後代豈假言哉破數百金先生不惜與人顧  
受之者未易耳病夫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  
闕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黃龍洞嘯歌祝  
融峯少償夙願然後歸拜先生之賜未晚也河  
洛後天數過九九病夫一生不受人間供養或  
者其超出六合乎顧別駕送契來且與領狀若  
委人承管則未也先生亮之

又

劉門子帶來書信必欲自致白沙不附他人卒  
歸之水府對之太息而已數日前鄧督府附到  
東山手書獲聞東山好消息喜慰無量頃者雖  
遭劾者之口計不足爲盛德累周生行時有奉  
懷拙詩想聞之一笑區區憂病之餘精力日不  
如舊但偶未死耳無足爲故人道者尋醫南岳  
耿耿一念未能出門蓋自去秋七月感風手足  
不仁至今尚未脫體嶺南地方寇盜日益民已  
窮而徵歛無已天下理亂所關謂何誰其憂之  
北門園池之惠每念及此慨息久之仁人君子



白沙子全集卷二  
之爲朋友慮至此乎周生倘及面必能盡所欲言劉門子告回病中草草致此不能悉

又

數日前山東邦伯之報至矣彼有來蘇之望此有卧轍之憂奈何奈何不審何日啓行制中但有心送南北日遠日踈歲云暮矣復有盍簪之期否耶北門園池之賜聞者以爲美談某不欲以一時虛名累左右券書一通謹封納平生山水債欲償之餘年者託周生口陳高明想能亮之

復陶庶憲

使至辱手書承當道諸公欲以平後山碑文見委爲之僕竊怪執事之知僕猶未至也今天下能文章富經術言足以取信將來如一時諸公會於省中可謂盛矣不自操筆而以委於不能若僕者素無文彩比年以來益以衰病愈見荒落無足觀者強顏爲之徒爲有識所哂况於多言干譽尤非退者所安區區之私執事能亮之



使回謹復

又

作縣如彥誠其賢未皆古之循吏邑人懷其惠矣議立廟以報之倘以聞於執事領之民將歸心焉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得民之要道也况下令在官簡於事上執事嘗抑而教之今因民之請廟而與之而遂成其名執事之量宏矣抑聞之千金市駿骨况生馬乎僕知執事百歲後俎豆於斯民當自我始則有徵矣

又

比日邑中聞執事至凡近年以邑科取民者皆罷之民大悅服為可賀也前此豈不恤其情而強徵之歟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願執事永矢此心所以保功名於晚節期俎豆於將來耳憂病中聞此消息不勝慰喜之至謹此布忱未涯瞻奉惟冀以時調攝以慰注仰之拳拳

又

李剛回具審福履康佳甚慰懸仰近傳方伯之



白沙子全集卷二  
除的否造次未敢奉賀竊惟寵辱在外惟以時  
倍加保嗇事獲已力辭就閑此最上策拙見如  
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荷公厚愛不敢不盡

又

秋暑既退伏惟體况清和納福勝常頃者陳都  
閩過白沙具言當道所以論薦執事之詳想  
朝廷不日命下班次必崇付畀必重執事自此  
可以樹大勲業酬平生之言而東西託處亦惟  
便之圖令名不失公私兩全此人情所至願而

不可必得非積累之厚其孰能當之某病卧一  
齋寄名於石而無其實英德石形峭立或層起  
十數尺竒絕可愛者能致數片置庭兩隅朝夕  
趺坐對之志願足矣然須得便舟可付閑然勞  
人則又非所愛歆也不具

又

辱手教興師弭患動中機會爲可喜也後山禍  
機久伏使謹於微則無今日之役今首惡既誅  
暫停搜捕之師宜慎玉石之辨於疑似不決者



寧詘法以信恩此則天地好生之仁子孫享無疆之慶執事固有之奚容贅

復趙提學僉憲

來教摘諸聖賢垂世之言與僕之事叅而辨之大抵愛我深而告我盡也僕用是知執事之心一峯明白不欺之心也一峯死僕哭之慟以爲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峯者今乃有執事幸甚幸甚執事爲說本之經訓與僕所以爲學所以語人者同歸而殊途但僕前簡失之太畧執事

見之太明故疑僕之意異於執事而實不異也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論理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湏臾離者克已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而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脩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



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畧也謂姑畧去之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已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不規規於往迹以干譽目前僕之此言亦有爲而發嘗與胡先生言之矣非諷執事也此不欲形於筆札俟面告執事於僕謂無間者也苟事有未當僕得盡言之豈假

諷哉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



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  
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  
以吾所經歷粗有實効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  
誤人也執事知我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  
以盡言之希少留意餘不屑屑

又

易元至辱手教數幅并諸作見示更相規益有  
交友之道幸甚幸甚然謂僕示諸生詩末聯有  
激而發則恐觀者過於求索僕之意徃徃不然

也此詩亦但謂歲月流邁諸生學不加進故汲  
汲焉告之冀其有所感發而自憂耳至於末聯  
則爲我所以爲諸生憂若但如楊朱爲我而不  
恤人則彼楊朱何爲者耶於是終告之曰闢楊  
氏者孟子也豈若是褊哉道固爾也反復言之  
不過使學者知吾之憂出於當然而不容已則  
其所當自憂者將惕然於中而亦不容已也乃  
作詩者屬意於此訂頑砭愚咸此爲在何嫌於  
人我爲敵與自任孟軻之重耶記語類所載文



公力疾與學者語勉齋見而止之文公曰除是  
揚朱不理會人我即不曾學得揚朱亦此類也  
執事顧以爲不可乎海雲更號極是率爾敢不  
承教執事錄示張東白詩且疑僕更號逃禪不  
能擺脫此語聞之不覺失笑執事固愛助我者  
請問今所疑於僕如此果何自來耶若出於東  
白未可據也東白蓋僕昔論學書中一二語偶  
未深契而料想至此從而疑之竊恐未為至論  
只如此詩者偶讀宋文鑑和得半山詩數首論  
者云陳公甫喜荆公輩人直如此草草僕平生  
得無巴鼻之謗多類此可恠也聞執事將赴京  
不獲數侍誨聊復此不一一

又

古岡病夫陳某再拜書復僉憲趙大人先生執  
事伏讀來諭執事所以進僕者至矣所以教僕  
者亦至矣僕一顛愚人耳凡百無所通曉惟知  
自守而已曩者至京師與諸賢士大夫游日聽  
其論議天下之事亦頗有益惟是愚懵終不能



少變以同乎俗是以信已者少疑已者多也僕之所深與者皆執事同年而獨執事之名未聞也奉附到董給事書其中稱道盛德不少置僕私心喜甚以為此來當得一見非子仁僕無以知執事然以子仁之言又未嘗不追恨於京遊之日也承喻有為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偽者凡於數者之詆執事皆不信之以為毀人者無所不至自古聖賢未免見毀於人甚矣執事之心異

於時人之心也僕又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迹之近似者為執事陳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欤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



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於僕其責取証於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則允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非此類歟僕嘗讀程子之書有曰學者當審己何如不可恤浮議僕服膺斯言有年矣安敢爭天下之口而浪爲憂喜耶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誑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僕

或不爲此戚戚也且僕聞投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工於羽雖師曠不能使之方圓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惟執事矜其志而畧其迹取之群咻之中置之多士之列則天下之知僕者無如執事矣幸甚幸甚都憲公雖未見顏色然仰之十餘年矣比聞下車以來德政之布沛若時雨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小民莫不欣躍鼓舞僕固願一見况始者嘗辱一言之譽僕又豈敢自爲踈放



比於固執者乎使回謹此以復冒瀆威尊惶恐無已

復當道疏

頃者亡妣出殯之日伏蒙藩臬列位老先生大賢遣使臨祭備極情文光生泉壤不肖孤無任感激慚負之至今者仙舟來過江門扶病褰帷引領流涕不敢任情乖禮以遂謁見之私徒抱哀忱無由上達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

與徐嶺南

切見本縣近年以來盜賊日生訟牒日繁人情放濫畧無檢束風俗惟見日不如前矣未聞有反復之機於乎安得賢守令識理亂之源者與語是耶頃者誤蒙寵顧衰病不出無由進謝自念老病山林徒負虛名無涓埃可以答一顧之辱謹以是言進惟閣下亮之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爲至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教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



生之言是真能復三代手段也而不見用於時  
惜哉伏惟大賢爲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復人  
情爲國家樹立長治久安之根本非如俗吏其  
所用心者惟簿書期會取辦於目前而已也自  
今而往一令之下一政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  
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  
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幸甚幸甚

與張憲副廷學

京師一別逮今六年中間不幸彭年早世僕自

己丑得疾以來人事十廢八九雖承訃以興哀  
乃無䟽以奉慰尋自度於閣下如此宜得棄絕  
之罪然而終不復疑者誠以閣下愛僕亦猶僕  
之愛閣下故也比者獲手書三四讀之然後知  
衆人所以待僕之心異於閣下之心然閣下不  
欲正言之但微示其端於僕非僕有嫌於閣下  
乃閣下引而不發其不可者以意示之將使僕  
深思而識之耳雖然僕何敢以望於閣下者望  
衆人哉不知其人而好之畏其人之加已而勿



白沙子全集卷三  
與之爭自古未嘗有此也是故始求之深以取  
困大易所以凶浚恒也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乎  
窮出處語默去就之權操而用之必槩乎義苟  
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已僕之所守  
如此閣下信以爲何如哉僕不善交人數十年  
間所交其在上方久而不衰惟閣下與莆守潘  
舜絃而已然止於相愛之深知已則未也而以  
望於一切之人此僕所以不敢也僕受氣本不  
多疾病乘之近年以來齒髮都耗精力寢衰故  
又不樂與人俯仰方將投名山選幽谷枕流漱  
石而老焉幸而老母粗康諸兒女婚嫁漸次可  
畢往無日矣閣下仕於朝爲臺官其在外也爲  
按察官可謂進得其地矣大丈夫欲行其道於  
當時自宰執而下宜無有先焉者矣閣下謂鷹  
鷂不如鳳凰即如引裾折檻請劍斬佞臣頭埋  
輪都亭將壞白麻而慟哭凡若此類疑閣下小  
之而不爲耳至如明刑弼教保任皇極以壽國  
家無窮之脉其次抑邪與正彰善癉惡必行已



志不爲利誘障百川而東之面狂瀾於既倒此  
宜無不在我者顧猶有掣肘之嘆耶閣下昔何  
所自任今忽諭以乞身之圖僕之所不敢聞也  
恃故縷縷辭多率易伏惟恕納而賜聽焉幸甚  
幸甚

與黃大叅

某啓人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  
可苟仕亦不可苟止始者執事由端陽入省履  
任之初枉棹白沙獲聞仕止之言夫絕塵步驟  
固知其不與九馬同然不謂得意而往超然脫  
其銜勒一息萬里如是速也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非靈澈寄常丹詩耶流傳世  
間識者咲之執事真無負斯言哉病卧山樓聞  
此信息竊以爲喜他皆未暇論只不爲苟出始  
終一意進退合義如此於名教何如哉於世道  
何如哉未審何日就道專此馳問伏乞飛示

與戴憲副

恭聞執事榮拜憲副之命引領台階陪增喜躍



不知微痾之在體也小廬岡書屋近方粗完四方士來遊白沙者於此處之能使退休腐人暮齒不忘于學猶日與二三子周旋考德問業其中庶幾其少有得焉則此屋之名或者可配此山林無窮是亦執事之賜也并此叙謝帕二方表賀忱耳不拒為榮

與胡僉事提學

惠曆久不謝罪罪李山人至蒙賜相山骨髓等書珍感無已僕嘗粗涉郭景純堊書愛其辭約

而旨與反復讀之蓋無難曉及乎真形在目美惡雜陳則又茫然無所區別以此知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况此經鄭玄默所注穴法處謂不得師傅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吳草廬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如其言盡讀堪輿家書不若得其人而問之易了李君經宿別去非久當回白沙其人頗謹厚而又為高明所與疑亦有過人者第患無能深扣之耳承喻



白沙子全集卷二  
欲來新會企渴企渴予久卧衡茅未即進拜則  
有其說布衣陋儒謬為王公大人所愛惟恐不  
自重以為門下辱矧今士習非古一驕一諂交  
病天下有識方以為憂如僕者縱不能揀忍助  
之乎惟亮察幸幸

又

奉別忽已踰年想望之私無日不爾昨者生員  
易彬送到羅明仲林蒙庵立蘇州書札得知先  
生體况安佳深慰勤企某近又以人事過煩自

汗時發畏風如昨閉齋偃卧竟日絕去思慮酬  
應以俟此氣之復而已下車之始即欲遣人上  
問尋聞往梧州昨晚兒自五羊回乃知先生自  
梧州還尚未知何日得拜見也閩中陳剩夫者  
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  
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  
可惜可惜舊歲莆田有一舉人林體英來訪白  
沙與語兩月比歸亦能激昂自進不知其後何  
如也此學家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



頽靡殊可愛也疲極未由徃拜專令學生持此  
候先生起居別後相遇何人伏乞垂示幸幸

又

某啓昨來枉駕感愧無量承寄示遊山詩改定  
次聯又佳又佳上下二句大小氣力停勻自是  
實事魚鳥亦指隱居而言晦菴詩云我是湖山  
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意亦如此或以爲形  
容道體之言則恐涉於太深上下承接不來未  
知是否大凡文字不厭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

方能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恒不能多改此見閣  
下於此詩畧不經意以爲當終置之不復改此  
詩雖不改亦無害但不知其於他文如何深以  
不及對面一扣爲恨後得此紙然後知閣下非  
吝於改而改之益善日令兒輩誦此二句以爲  
喜昔者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反復改之有改至  
八九次者歐公期於言者也其不苟有如此宜  
其傳之遠也吾人大抵以不專之學方其爲之  
也鹵莽潦畧而不自知又何恠夫古人之不可



白雲子全集卷二  
及也推之凡事亦莫不皆然蓋非止作文一事而已使回謹此奉瀆不罪不罪拙作末一章屬意尤切尚未知何日可遂此約男女一大俗緣比於軒冕外物誠未易盡湖山之盟信如何也江山魚鳥何處非吾樂地閣下既以此自信而無疑於僕望終賜之首肯

與王樂用僉憲

以詩之盛莫如唐然而世之大儒君子類以技目之而不屑效焉則所謂詩之至者果何人哉僕於此道未嘗一得其門戶尋常間聞人說詩輒屏息退聽不敢置一語可否問其孰爲工與拙罔然莫知也比歲聞南京有莊孔易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雷同今人語心竊喜之稍就而問焉果出竒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亡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并辭意而失之蓋其所謂夙生暈血終欠一洗之力而又思其見譏於太儒君子終所謂技不可曠歲月於無用故絕意不爲凡學於僕



者亦以是語之而無有疑焉者矣

又

執事懷抱利器退處林下者幾三十年晚用薦者復起爲臺官出臨嶺海首舉盛禮酹於亡妣墓前遠近聞者興嘆不肖孤無任感德愧謝之至一峯先生墓木拱矣執事言必稱一峯豈但思慕之不忘而已亦將以一峯平生念念不忘天下卒莫達之天下者小試之見道之可行耳夫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

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執事安於所遇不求其迹之似其未憚於用者姑置之以其能者用之而益小心焉幸甚幸甚某病且老無足爲世用或能爲執事紀錄一二成績以昭示後代慎無曰人莫知我也過辱厚愛謹此復制中不果自書

又

惠州孔子廟作者不自爲記而以委諸人某屏棄筆硯事二十三年矣吳秀才請試之不亦左



乎國滅臣死歷代之常堂堂華夏夷狄據而有之非常之變也遇變而死爲君義也爲中國死內夏外夷春秋大義也故大之大之者謹之也文山與張陸同祀扁曰大忠謹書法也今廟於海陽直取文山所存與其所遇拈出碑之以風勵百代其亦可也不必襲大忠之名與厓山同也拙見如此可否幸裁之幣金留面謝奉和佳作三章近以附五羊驛送去不審經目否餘不及

與左行人廷弼

片腦大惠也前此寄示傑作兼喻以風水所宜感慰之極不審比日起居何如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浮鐵橋之勝遂登飛雲訪朱明洞天此其時乎因想足下能飄然自適益覺某之匏繫於病爲可厭也近藁十數首錄在別締早晚東遊則此締或可隨行有至飛雲頂且令從者歌之爲我通一語於山靈也呵呵黃秀才行令犬子專此馳候基茗山蕉



貧者之獻于人止此勿笑

與光祿何子完

先生門人

久別想念無已比年承貺不一張秀才南都還  
又承寄到坐几一事老拙每日飽食後輒瞑目  
坐竟日甚穩便也好事者或借出效爲之多荷  
多荷近陳汝學報子完即日謝事歸矣不知其  
實非也昔者致幣於定山者儀多不足非子完  
誰其助之然以爲求文者可也爲老拙非也諸  
公始作嘉會樓白沙以地叅焉耳記者自有其  
說子完嘗一日在館下顧不能以謙恭自處掠  
他人之美以爲已有耶竊爲子完不取也子完  
出處語默進退之宜子完自知之非老拙所能  
與也獨憂定山先生平生故人或因子完之言  
而爲斯文留意焉則未免爲識者所議且笑之  
矣故具此白餘不悉

與羅一峯

大忠祠碑皎皎烈烈見先生之心矣可嘆可賞  
諸生蒙薰久歸來又是一番人物多荷多荷三



白沙子全集卷二  
四  
峯叙文并詩作實有意思但恐入未得禪耳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門中有鄧秀才可試問之幹異兒也一日千里寧不厭家鷄耶一笑餘不具

與莊定山

李上舍回辱賻帛爲感承口諭比年手足作秋風痺尚未全愈今專托范生往視未知此生能了此疾否耶聞諸李學錄之子數日前謝病疏已上甚慰翹企自古賢人出處不同世多議之此豈衆人所能識哉太虛近往來石洞否向揮使處不奉簡因見爲道下懇病中不一不一

又

不意凶變太夫人奄棄榮養前九月龍克溫報繼又得周文選書連綿不勝驚怛仰惟先生孝德純備不幸際此荼毒心死形留何可想擬伏願搏哀自防勉副憂禱某支離之人不堪走哭



束芻之忱可見于此惟照察不具

與張廷實主事

先生門人

盜走海上及今不即料理令盡絕後難圖北方  
信息不到耳竊以爲憂也順德人謗李世卿由  
吳獻臣王嶺南恠李世卿由某多言孟子曰愛  
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之愛人者  
人惡之敬人者人侮之與古不同置之勿復道  
矣緝熙携家謁選不過白沙以書來別今有一  
簡復之昨見范能用道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

昏了也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  
可否耶吾意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  
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緝熙畏天下清  
議若不肯承認耳今此簡與之更不道著一字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何與吾事耶謾及之

又

孫侍御屏置公事千里一顧別後連枉數詩不  
可謂無意於區區者惜其所急者筆札間細事  
某且引之於道既有以復之矣又慮薄俗不可



處喻人亦難不知我者且以我爲慢會間以一言擴之使彼此有益幸甚幸甚

又

來詩感憤之速足慰所望着此一鞭無難於天下矣他人讀拙詩只是讀詩求之甚淺何足與語此也抑猶有未盡者更諷詠之千周燦彬彬兮萬變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雖拙作之淺陋能以是法求之恐更有自得處非言語可及也夫子應科在省百凡可告教之幸

毋吝

又

承示跋語推之欲其高反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以示一之亦未灑然讀至贈行之作則歛衽嘆賞不已林郡博何日過五羊不留一字耶舶司昨遣吳瑞卿携所作雲窩圖至白沙題云若個丹青可此翁雲窩自有主人封扁舟一去無消息黃鶴樓前望五峯衡山之興勃然矣未審開春能便行否耶湛民澤近無一耗廷實



能過白沙一話爲慰然未敢必也

又

陳留市隱使不遇陳后山黃涪翁一市傭而已耳雲谷老人李孔脩非吾廷實吾安知吾郡有二賢士哉得手書讀之喜而不寐所惜者拙疾拘綴而雲谷已老雲谷將不可得見則雲谷之所有者吾安能揣摩之而得其真耶獨孔脩妙年如廷實所稱非俛首當世之人也萬一他日往來雲水之便庶幾一接其緒論以信吾廷實能知人善取友以爲快也把渡人去復此病倦不多及

又

承喻求靜之意反復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必不得已如來喻搆所居旁小屋處之庶幾少靜耳適與容一之論李廣射石没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悅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并此告



白沙子全集 卷二 四六  
又  
得正月廿日書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  
自檢其過人遠矣甚賀甚賀斬釘截鐵二夫當  
自益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或謂廷實氣高好自是不能下人比觀與民澤  
諸作殊有意思未必盡如或者之論也大抵虛  
已極難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其它  
往來踈數不計也睡起憤憤不多及

又

譬之詞曲遺響直唐調耳近見偶拈諸作斬新  
以爲絕倡而何求和者多耶百凡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老朽所望於賢夫豈淺淺哉此據景元  
口告李子長懷集之行恐未免內顧之慮能照  
之否石翁白廷實地曹

又

數旬來無一的便故不奉問後山不意騷擾崑  
岡之焚玉石雜處能無誤傷者乎承示諸作驟  
看似勝前細看詞調欠古無優柔自得忘言之



白雲子全集 卷二 四七  
妙看來詩真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脉絡緩急  
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  
已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  
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  
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  
便覺好如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  
也據拙見如此不審然否世卿修志邑中近方  
下手其行恐在冬春之間匡山之遊不遂約秉  
常早晚可得一會否近稿頗有之倦不多錄俟

續寄

又

簡復張君席珍足下僕知秉常秉常知足下故  
不待面知足下過人遠矣老拙無所爲但願足  
下輩能樹立於世俾斯文有賴幸甚幸甚蒙示  
諸作健逸可愛但得稍入規矩乃佳耳拙稿數  
篇錄去以代面語浮謗未息老母眠食不忘甚  
無聊不多及

又



白沙子全集卷二  
四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  
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  
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  
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  
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重作別章感感夜坐第  
二篇佳復時矩對病之藥也蒼梧歸後人事益  
冗煩暑爲災起倒不供行期尚在後八月也都  
憲有意催促緝熙廷實只在明年春夏間行耳  
俟面既

又

近來弊邑夜寇甚於前日有盡殺一家十餘口  
者矣地方如此不可不蚤爲之所况有大於此  
者乎意欲就省城內求一地頗幽僻且寬廣及  
此時築室奉老母居之適得白洲口信亦惓惓  
以此爲言與鄙意正合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可也幸爲我裁之數日後令兒輩詣  
左右聽處分也所欲與語非筆札所能盡非相  
愛深者告上密之切囑切囑



又

半江改稿翻出窠臼可喜學詩至此又長一格矣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近稿錄在別締別後所作惟此耳緝熙諸稿覽畢還一字章復廷實心契前日半江遣子來白沙拜謝至則仙舟行矣幸照

又

章因起倒傷煩諸疾乘之自汗耳鳴心氣虛損肌膚由是不實得七月五日書承養生在去其害生者章之病多自取由不介意生死故一切任之今則末如之何矣古人漏卮之喻良有以也他日見雲谷丈人試爲叩之曰閭丘之命將懸於豐干之手屈平數語盡攝生之妙或者知之而爲之弗蚤終亦無補於漏卮不如探囊中一丸與之文恐分薄緣淺者無以當之如何書



白鴻子全集卷二  
中斷制平湖去就章亦未敢率爾蓋一時事體  
所關萬一有甚難處者非但欲存忠厚而已俟  
更得其曲折詳細是非不難見也別紙報袁德  
純來按治陳邦伯死於道路此於天命亦何所  
增損而使人動念耶是豈無害於生終不如坐  
忘之愈也

又

近得林子逢書頗悉平湖履任來消息大都是  
雅不勝俗寡不敵衆非但所執者古之道祖宗  
來制典昭昭亦依不得了可歎可歎緝熙此出  
固不得已終是欠打筭聞去秋九月已在告此  
直圖歸計耳別無分付也秉常想已就道前承  
寄手疏賻帛謹已拜領感感歐太素傳好章舊  
亦聞鄉里有此人但不得其詳耳周文都如省  
託渠一訪雲谷老隱竟以疾弗果此老自世外  
恐亦未易謁也溽暑不審體况何似朋友凋落  
交道陵夷士風頽靡莫甚此時置之勿以汚筆  
墨可也



又

左廷弼遺來白金二十兩簡中疑似若只出於東白借助之意則僕已辭之矣會問爲叩其的還一字東白販紙失利故不欲受

又

曩辱佳章并賀儀媿感千萬李世卿行時諸友追餞倥偬不及奉簡亦謂與世卿相知不待面安事簡耶世卿闊達善評文想青燈對榻高論層出麗澤之益多矣更冀寬廣以來天下不一之善別有贈章勿愛垂示

又

承示諸作以拙者觀之近體可驟看久看則別古選纔看便不似不知平日與秉常論者何如以吾子之才加以涵養之力久當得之未用催促也拙庵記文字議論好非拙者可及但不知較於古人情性氣象又何如也更須自討分曉大作規模不墮落文士蹊徑中乃佳也九月四日章復廷實廬墓詩若未登卷請更作



又

近作皆已經目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  
理會觀古人用意深處學他語脉往來呼應淺  
深浮沉輕重疾徐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  
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即在其妙無涯每見  
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事無味可味大畧如  
此難一二指點病痛處欲告又恐見難而止反  
爲所沮故不欲輒言耳子長亦未有捉摸撞來  
撞去不知如何用心也如李世卿平日自負至

論詩則以爲甚難不敢出一語亦近方得覺也  
秉常南京寄來諸稿讀之不能竟又不知所養  
者近來何如也別紙錄去拙作閑呼子長共讀  
之懷世卿末一聯以問容一之亦不能了知音  
者真難得也正月人日石翁書復廷實侍者前  
東相達見漢清囑勿漏恐倉卒生謗也草率石  
翁云

又

半江十詠接引意然有次第前後一一相照求



東所爲作一跋爲此號者謝德明居邑之南郭  
疇昔有桓溫少年之習喜其勇於改革閉戶不  
出與俗交者四年矣鄉曲往還忠於門下者也  
跋中畧見此意然亦不必專繫其人也若興動  
和拙詩亦可不必跋也高作每見跌蕩可喜但  
不知置之古人文字中能入得他規矩否如王  
節婦墓表只似信手寫出古之作者意鄭重而  
文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此等處似未能無少  
缺也何如觀其言可以知其人彼沉酣世味者  
泥滓滿腔又惡可與論此哉讀漳州功德碑絕  
句別紙錄上兩山先生一笑得便即寄去也餘  
不悉

又

承屢寄示近作得之憂病之中雋永之味咀嚼  
不來尋常喜言詩值小煩惱開卷釋然今則末  
如之何矣合是障得重後與物扞格非干詩力  
弱打不破也藏之篋中以俟他日披閱

又

由抄本全集卷二



白沙子全集卷二 五四  
文祥兄弟繼逝甚可憫也存者季弟諸姪能不  
墜其家業否文祥始從湖西游頗見意趣後為  
仕進累心遂失其故步至不得一第而死是亦  
命也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  
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頑姪景  
鍾最為老母所愛今之亡也正如來詩所謂奈  
何奈何老朽此旬來體中頗熱甚無聊不一一

又

李世卿

承箕也

不遠數千里來訪白沙朝夕與之

談英偉特達鄙陋當世欲於聲利外立脚者非  
但文辭之工而已期過秋方還嘉魚因便能一  
來會否耶

又

東所寄興壺字韻下五首遣辭寬緩稍就沉著  
可以望作者之庭矣謂非學力可乎自餘皆不  
及此至日在病數首近日方寄到近作皆勝舊  
聲口與拙作相近可愛可愛晦翁自云初學陶  
詩平仄皆依韻閉門兩個月方得逼真自古未



有不專心致志而得者更望完養心氣臻極和平勿爲豪放所奪造詣深後自然如良金美玉畧無瑕類可指摘若恣意橫爲詞氣間便一切飛沙走石無老成典雅規矩蕩然識者笑之台字韻首句以閑字易眠字何如間字韻第二句當改途字韻俯慙作每慙佳目昏筆駑不能一

一

又

久病未脫體猥蒙督府鄧先生數年知待之厚

無以報之甚懸懸也昨承見示和答督府見寄高作病中牽勉次韻一首少見區區近見邸報京師戒嚴正求才如不及之時也東山先生爲天下屬望不見起取甚以爲疑故未聯及之雖受饒舌之誚所不敢辭也國家安危所繫全視用人何如耳且如我兩廣地方雖遠然用人小大得失事體則無二致人才有無顧作興如何耳倪指揮可用之才久被誣在獄人共惜之當道處分如此因循不決下人不免有疑且將以



倪某爲覆轍而怠於立事此事雖微所關於國家用人之機當轉移以救一時之弊則甚急也若見督府言次可及無吝一言謂此能分理一人之冤尤未也有益於地方用人有益於國家不可不慮也切囑切囑

又

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於是月告病不識此幾發之早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說在考察後則更無說矣拙詩云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哉據如是殆不可開眼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緝熙書中怨非已者云一涉宦途即爲棄物天下固有棄之者矣章何敢棄朋友也報帖即封寄緝熙雖非所喜然不可不報也五月十八日石翁書于碧玉樓雨中廷實閱此簡畢有便轉寄民澤可也

又

省城之遷不決緩急無所歸決恐干累於人今歲創脩祠墓凡五處財用竭矣不如且置之近



白  
卷二  
五七  
聞總督之請於上萬一東山復來地方可以少  
安亦未可知也廷實念我深不自知其傷於饒  
舌昨見白洲憲長問何以不決老朽不敢盡言  
正爲此也盖有離世樂道如戴簡以居東池之  
地然後可當弘農公之賜主之以鄭公司馬在  
康節則可無康節之才與量豈不為識者所譏  
乎有可得之勢無可受之義取舍之間甚不苟  
也亮之亮之

又

承示楊柳之曲情蹙辭盡幾不可讀樂莫樂兮  
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騷人真得此心所同  
然耳沿途遇便風得一字爲慰慎無若區區之  
懶也近來弊鄉東西盜劫連夜白石譚蘭雪一  
家遭害馬默齋輩剥床以膚可畏之甚眼中惟  
倪舜祥可委捕盜一事顧今無可告語者未信  
而言將不免於人之我疑况於欲取一善之長  
而遺衆疵之短主者豈能聽此一夫之言而遽  
爲之予奪哉但爲鄉里憂盜之至不得已而有



白沙子全集卷二  
言耳見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率爾定山豈  
可輒寄以詩耶後生且存取謙退此進學之地  
也仁夫會間多爲申覆見示諸作實有意思更  
不奉字章白廷實從者

又

前後寄到病中志喜及寫懷諸作讀之嘆曰進  
修在我成我者天也兩山先生識量終非時流  
可比前此廷實不以出處之義告豈非惑耶今  
而後父子間自爲知己他人莫能與也幸甚幸

甚漳州功德碑絕不類時樣文字亦一竒也中  
秋食冷芋腹中作痛連日痛已當爲作絕句詩  
寄漳州託林蒙庵刻于功德碑陰以彰太守之  
美可否俟報

又

近承寄示手稿讀之比舊稍勝莫有悟入處否  
秉常亦每有新得大抵辭氣終欠自然廷實乘  
快時有掬硬處不類此情性所發正在平日致  
養到醇細處則發得又別章告廷實侍者稿通



白沙子全集 卷二 五十九  
五紙者畢頌寄秉常以代一簡

又

秉常近會否何久不聞耗也前承錄示贈安指  
揮詩序讀之令人快意亦一時傑作也章閑居  
和陶淵明古詩十餘篇一二篇中頗自以為近  
之欲錄去一笑未能也廷實近作詩否不必作  
不必不作道固爾也近看祭鱷魚文作絕句云  
刺史文章天下無海中靈物識之乎可憐甫李  
生人世不及潮州老鱷魚錄去一笑

又

袁侍御無病暴卒於龍川其跡可駭不審當道  
何以處之張兼素一病遂不起昨見李僉憲云  
此訃得之朱茂恭侍御當是的耗也天道於善  
人如此如 國家何平生交舊凋謝殆盡聞此  
殆不能為情也哭而為之總踰月乃已聊以申  
吾心而已兩山先生近眠食何似服藥見効否  
古今庸醫誤處方殺人如麻此不可不慎也非  
久遣犬子往奠德純先生不知柩行在何時便



白沙子全集卷二 六十一  
示一字近稿奉寄廷實見意承惠書已悉近况  
行人告急不及奉簡惟心照

又

右稿寄東所收閱病久轉覺淹淹無以自解倘  
還一字以自廣是所望也卜者多云此病至立  
冬節脫體立冬在今九月二十四日去此不遠  
今病如此恐未爲的斷如何如何只得順受而  
已此外更無他可仰廷實將安爲我謀哉淹病  
之餘聊此草草

又

承欲學詩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  
學人言語終是舊套子長病小愈曾親見之否  
耶子長服黃栢不死必且以黃栢爲有功諸君  
爲子長憂黃栢也白沙村裏老人呈縣發去渡  
船一夫造言百喙交扇亦有數乎哉數旬來左  
手足不仁每於中夜起坐卜者謂必至大雪前  
後疾乃可平是亦數也寶安道白日殺人可畏  
北方信息近復何如民澤還增江非久龔志明



亦還潮地方多虞朋友各散萬一不免避寇之  
行奈何病卧山樓如在井底凡有聞但頻示數  
字切望切望九月十三日章簡復廷實足下送  
丁一桂詩不可不作就附來登卷石齋書

又

承喻出處與逝患兩事此重則彼輕足下之論  
偉矣但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  
深之宜隨時屈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微服皆順  
應自然無有凝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

人有滯之心欲窺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  
更似他日面論以決之見示與時矩詩痛至然  
知其不能回矣惜哉先夫人挽詩不詳善行只  
如此亦何益於死者聊以紓足下哀思耳奉去  
笈筆書通六紙凡書視筆楮工拙是固不能工  
也勿訝

又

廷實守道無求於人携十數口在路日飯米一  
斗何以給之使內不遺於親外不欺於君進退



白沙子全集卷二  
六二  
取舍槩於義此古人難之非直今日也自廷實  
別去每念廷實至此世之論人物者觀其外而  
遺其內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多矣在人自審  
處何如古人不必盡賢於今今人不必不如古  
但當日勉其難勿輕自恕此則區區所望於廷  
實者不敢不盡也李子長在館中已半月梁貢  
士告行草草奉此不能悉不能悉別詩奉懷廷  
實世卿錄與世卿紙此不再書

又

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  
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  
乎次韻廷實見寄二首其言因廷實而發非專  
爲廷實也

又

承錄寄近稿讀之作者如是豈易得然便謂之  
然竊恐未然不審廷實自視以爲何如也言詞



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識者  
觀之思過半矣故老朽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  
豈在詩耶廷實資甚明敏當以古之立言者自  
期彼汲汲於人之贊毀無病而呻吟若是者亦  
何與論斯理也病中不多及

遺言湛民澤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  
人也橫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  
人也吾意亦若是耳竊附孟子橫渠之後彼何  
人哉予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  
公豈欺我哉區區之意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  
既以寄民澤亦以告有志於門下者咸得自勵  
而日勉焉非但為美言以悅人也

與平湖語連日不如與賓州一尺簡易曰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教者之事夫豈有所隱  
哉承示教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  
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  
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



白沙子全集卷二  
六四  
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俟面盡之

民澤足下李世卿書來問守臺者老朽以民澤告之冷焰并騰殆出楚雲之山蓋以勉世卿使求諸言語之外如世卿可惜平生只以歐蘇輩人自期安能遠到賢郎在病可徐徐而來眼中未有能奪公楚雲手段也五月十二日石翁書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承諭近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

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各標榜門牆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無可告語者暮景侵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託區區於無窮者已不落莫矣幸甚幸甚楚雲雖日望回萬一高堂意有未安亦未可率爾行也珍重草白民澤進士章父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儻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峯



白沙子全集卷二 六五  
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三年  
之喪在人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  
便卑鬪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  
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泰  
然也耶病中不欲多言幸以意推而盡之未可  
草草也五月五日石翁書復民澤侍者

民澤足下去冬十月一日發來書甚好日用間  
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  
也章自去秋感疾迄今尚未平昔者高堂未傾

病輒叩天願少假之年今廬岡之木且拱吾何  
求哉其未忘者衡山一念而已皇皇靈芝一年  
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其可念也夫其亦可  
嘆也夫廷實近多長進但憂其甚銳耳子長病  
且愈曰高音耗亦無黃中納婦館中惟一之與  
服周教諸孫海北汪提舉向慕亦切作懷沙亭  
於海上此外有脩古書院冷香橋之作所費不  
少恨無以成就之耳民澤在鄉安否禍福原於  
人情不可不仔細察也謾及之不一一戊午季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  
春三月初二日石翁在碧玉樓力疾書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終





